

周
易
宗
義

周易宗義卷七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井三三

巽下
坎上

謝疊山曰困井相表裏困爲塞井爲通困澤中無水井
木上有水困有未濟井有既濟也 孔疏此卦明君子
脩德養民有常不變終始無改養物不窮莫過乎井故
以脩德之卦取譬名之井焉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
瓶凶

洪覺山曰此卦三柔皆井象三陽皆泉實義也井何以

言改邑也坎本坤體坤變爲坎而剛中不變是以不變爲德故曰井者德之地也往來井井德之用也汔至以下用井者之事也

傳曰井之爲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往者來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井以上出爲用汲井幾至而不及上猶爲无功也此用井之道也潘雪松述曰張希獻曰邑居其所而能聚可改而就井井居其所而有常不可改而就邑邑雖遷移井

體无改井以不變爲德也惟井之不變故終日引汲未嘗言損終日泉注未嘗言益无喪无得也汲者往而來者汲不撓不汨潔爭之體自如井井也彖傳但言其體而用已該矣汨幾也至謂至井而及泉也緇汲水之經亦未緇井謂緇在井而未收也程傳井道以濟用爲功水出乃爲用未出則何功也瓶所以上水而致用也羸敗其瓶則不爲用矣是以凶也陰中有陽故爲泉出於井之象統觀全卦有井字之象細分三奇三耦有井井之象緇井有巽入之象羸瓶有坎險之象象旨六三往九四來下則坎水在上六四來下九三往則坎

水在下故曰往來井井蘇子瞻曰井未嘗有得喪繙井之爲功羸瓶之爲凶在汲者耳 胡仲虎曰澤无水爲困命也澤雖無水而井則有水性也知困之義則知安命知井之義則知盡性易性命之書而言之明且切者莫困井二卦若也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性靜而定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性動亦定也汔至未繙井而羸其瓶人之於性知之行未盡者其猶是乎

一說從養道講自古先王養民原有常法誰能易之雖勢有推移時有變革而不可改者常在也如井田是周家養道之常法孟子到戰國時猶惓惓欲行之正改邑

不改井之意夫既不改則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人人得以沾其澤矣事須仍舊道在敬守若行之未幾旋復議改則功垂成而敗猶汔至未繙羸瓶而凶也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周宴曰坎體在上常盈而不竭巽體在下巽水而上出是巽乎水而上水也巽乎水而上水則其出有源其用無窮故曰井養而不窮巽取本義不取木義 孫質菴

曰井之爲井水本在下而出之於上者也卦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則是水之根爻下着土膏故

土之潤上達而爲木之華是猶井水在下而汲之上行也故爲井是井也不動而及物有以爲烹飪灌溉之用於凡往者來者皆井其井而無窮盡井之爲用蓋如是此釋井之名而因及其用也不動而及物養民而不窮於用者也

游讓溪曰井之不改由其用之有常也二五剛中乃常久之德君子體之天德爲主而无過與不及之差其德常矣是以功及於物其施无不常也羸其瓶者不敬厥德而自失之是以凶也君子所以乾惕日夕而知終終之也 蔡汝楫曰剛中養德有定體也未有功且凶臨

事不善用也所用一非所養併其所養敗於此矣故戒懼之學不可以不密 或曰德性未堅難於特守意見偏執易於紛更二五剛中豈其過用聰明以亂舊章是以能善守成法如此

此從養道講者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潘雪松述曰木上有水卽巽乎水而上水之象所以爲井井養而不窮君子體之以勞來其民而勸勉輔相以相生之道周宴曰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則所以爲養者无窮矣汝中曰此卽同井相助相交之義所謂五家相保五比相愛五閭相葬五族相求五黨

相賙五州相賈是也異自下井水浚深而上出入于深而達於上故取木上有水之象非謂木器承水而上之汲水之上也

王介甫曰荀子曰不足者天下之公患也苟知勞民勸相之道而以不足爲患者未之有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初六在下遠坎者也故其爲井不爲水而爲泥泥汚則不可食矣夫井以日新爲德者也久不潔滌爲舊井卽禽鳥所不嚮而况人乎

易曰井泥不食下而汚也無用於世爲人所棄將誰尤也
述曰三渫而四甃非他井也井亦未嘗變變者時耳

楊氏曰初六在一井之底居於下者也宜其泥之不澄也處幽陰之極安於舊者也宜其泉之不新也井之可飲可食以潔清也今既泥而不潔舊而不清衆禽且无一食之者而况人乎人之棄而不食時之舍而不用將誰尤乎養人者必自養用世者必可用觀井泥不食可自喻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無與也

胡雲峯曰井以上出爲功二無應而下昵於初以井言

如井旁穴出之水僅能射鮒以汲泔言如敝甕不足以
上水而反漏於下

程敬承曰井不爲井而爲谷安能上行僅僅下注而已
此非泉不足泉固不能自出於上以澤及百姓也則無
與之故也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
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陽剛水象渫者去夫初之泥也能過曰九三巽入之功
已畢故渫也渫則可用以食而在下之上未爲時用功
未濟物物思其仁故爲我心惻胡雲峯曰行道之人爲

我而心惻惻此水可用汲而不汲也末二句正設爲此
詞摠見爲我心惻之意若曰惜乎不遇王明耳王明則
上下並受其福當不終于井渫不食已也始惜其不食
而卒期其不終于不食聖人所以深致意於剛明之君
子也 蘇子瞻曰是井則非敝漏之甕所能容矣故擇
其所用汲者曰孰可用者哉其惟王之明者乎

項氏曰行者皆惻我安得不惻此以明好賢之公心也
程敬承曰求王明受福決詞也此井渫必汲之定理也
大抵王以求賢爲明心惻故求也王以養人爲德以人
得養爲其福惻而汲故受福也受福受三之福三井渫

可食所以爲福也井不渫誰爲惻者王不明誰爲汲者
二則惜其无與三則望其王明遇信有時哉

九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井甃者甃而脩之也井而甃矣則舊井完而新矣六四
柔得其正近承九五之君巽木上水之始能甃而治之
脩而潔之則無污壞之咎无污濁不食之患而將有汲
引上出之功矣 胡雪峯曰初才柔有井泥象三之渫
渫初之泥也二位柔有井谷象四之甃甃二之谷也渫
與甃其皆日新之功乎日新而不已寒泉之來不窮矣
丘建安曰三在内卦渫井内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

外以禦其污蓋不濞則污者不潔不甃則潔者易汚此君子内外交脩之道也

洪覺山曰四在水體矣而又有待于脩何也四不患无水而患无井四井地也井脩則水自冽而澤物之本自存矣 或曰泥與甃皆陰也初六不正在下故不能自脩而爲泥六四正而在上故能自脩而爲甃

九五井冽寒泉

象

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潘雪松述曰冽清潔也水清而潔則寒故曰寒泉泉動於下者也九五之寒泉卽九二之所出也三濞之四甃之皆脩德以待汲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尊位是王明在

上井冽寒泉乃得汲而爲人食所謂並受其福者也必
言寒泉者清而冷者水之本性遇物然後濁而溫故言
寒泉以表潔也 胡雪峯曰井至此初泥已浚二漏已
脩井道全矣所謂井養而不窮者正在此爻寒者水之
性也冽潔也三之渫潔之也潔之可食矣而不如五之
食者何哉五在上三猶在下故也然則渫與冽性也食
與不食命也

諸子相曰陽剛爲泉陽剛而又中正所以爲泉之寒寒
故食也按本義只曰占者有其德則中正以德講爲是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潘雪松述曰劉濂曰井道成矣收者收緝收瓶汲之終也勿慕者坎口不掩公其利也有孚者井中實爲孚有常而不變源源而不窮也象曰无吉在上井道貴上也上則水出乎井澤濟乎物成井養不窮之功故曰大成王註處井上極水已出井井功大成在此爻矣故井收也

胡雲峰曰象始末揭下上二字見井之用在上不在下上六陰柔非泉也而有收之之象上也他卦之終爲極爲變惟井與鼎終乃成功是以吉也合沙鄭氏曰井欲溢而鼎戒盈德與器之辨也

馮文所曰道之成也必成於出故井之爲義以出爲貴也初之无禽泥蟠之象也遯世不見知之際也二之射鮒浮沉間里之際也少有所見者也三之井渫潔其內而可食也四之井甃飾其外而可汲也所謂脩身見於世而猶未用也五之井冽寒泉則志高行潔用於上矣而所食猶未廣也至上六之井收勿幕則已推其美羣利其有博施而有常井養之功爲大成哉夫井之成成於德也有遯世不悔之精神則有萬物皆覩之氣象君子之養天下亦在養其德也邵國賢曰井至于渫君子脩己之極也井道之小成也井至於收君子及物之極

也并道之大成也

革

三離下 三巽下
兌上 離上

陸庸成曰前爲家人睽由合而離後爲革由變而定故四卦反對革去故也睽取新也革由俱有文明之義故皆以離爲上下而兌巽迭處焉離爲火火遇澤則熄出於木則焰

汝吉曰革變革也卦於睽體同而位易上火下澤性睽焉已也澤上火下水決則火滅火然則水竭相息矣二女同居志睽焉已也少上中下倫序有乖且成仇隙故不曰不同行而曰不相得則凶悔吝乘之革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王註民可與習常難與通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革之爲道卽日不孚已日乃孚也孚然后乃得无亨利貞悔亡也已日而不孚革不當也悔吝之所生生乎變動者也革而當其悔乃亡子產爲政民歌之曰執殺子產吾其與之其政旣成民歌之曰子產其死誰其嗣之是其驗矣周用齋曰初革而人心疑已革而後人心信甚矣改革之難也然有不容不革者亦何暇恤哉但貴元亨而利貞耳其悔亡者卽已日乃孚也由革之盡善也夏官明曰已日乃孚乃字有深味此元亨與他卦不

同前事之革必可通行于天下曰大亨而大亨又必利
于正其悔乃亡非遽與其行无不亨也蔡子木曰元亨
利貞軌道也隨者隨物革者革物物不可以徇心隨故
元亨利貞而得无咎物不可以妄心改故元亨利貞而
得悔亡

程敬承曰離已日後革明乃革也離先兌後是已日之後而說以出之所革皆順順乃亨耳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
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
而四時成湯武革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王註凡不合然後乃變生變之所生生於不合者也故
取不合之象以爲革卦澤水在上離火在下炎上之勢

重則水爲火所息革以火息水爲義也二女同居而有水火之性近而不相得也所以爲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也夫所以得革而信之者文明以說也內離文明慮變已熟研幾已精外兌和說比時順物宜民安俗能本文明之德而行以說道人情堙鬱而解釋之政事豎戾而振起之窮則變變則通大亨也更革非常之事變通之際易於失正今觀二柔五剛得中且正非以正乎爲革而大亨以正可謂當矣革而當當天心當民望當時物也其悔乃亡信在事前也陸庸成曰乃孚故乃亡乃者緩詞也慎之道也張氏曰致其孚者在已日之前驗

其孚者在巳日之後天下之事苟不至於如水火如二女聖人豈得巳而不巳乎

洪覺山曰革何以言息也少陰之氣不勝正南之火革從其勝者故息息滅也生也何以相息也事窮勢極彼此各有休止更生之願如湯武之順天而應人者是巳睽與既濟何以不革也睽則上下違行而既濟又以流行之坎不同豬息易枯之澤故睽未可革而革則濟在其中矣離爲日日入澤中巳日之象是滅巳而欲生者故曰乃孚孚信也程子曰革無甚益猶有變動之悔况反害乎彖獨言悔亡者重之也明以察理悅以順人利

貞以當重之之道也若夫嬴秦取井田而阡陌之取封建而郡縣之取鄉遂而兵農之豈非當革之時乎然非明順正當欲其免悔也難矣晦翁曰到這裡須是徹底鑄造一番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徐魯菴曰相違特性各異趨耳相息則有相害之勢矣不同行特志各異歸耳不相得則有相害之心矣與睽雖相似而實不同易述楊氏曰聖人於革卦而後俱焉故其詞曰已日乃孚又曰革而信之言其初之未信也曰元亨利貞悔亡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言革之而非大亨非大利非大正皆革而不當也其能無悔乎革而

不信革而有悔則如勿革故曰聖人懼於革也

章氏曰離屬夏兌屬秋夏革爲秋離兌者一歲中之革
天地之革四時所以成也順天應人革之太者湯武革
命時不得已而革塗炭而衽席之革暴雪而寵綏之斯
乃天之歸民之戴湯武不得不順而應之也敬仲曰湯
武之變革卽天地之變革變革而不與天地相似則失
所謂變革之道三才一體動靜一體人情事變一體事
變無窮卽四時之變通是謂大易之道是謂元亨利貞
潘雪松述曰凡變革人情之所甚難革已乃信之盤庚
之未遷人言聒聒已遷而信之矣文明則真見時之當

革不失幾也說則能以說道順人心也自其顯於變通而言則曰大亨自其本於中正而言則曰以正以此爲革所革者當而悔亡也陰陽變易是天地之革也變而不失其序則爲時能順四時之序則歲功成矣王者之與受命于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湯武革命之君也然皆順天應人唯其時而已天地之變運祚之移不過一革而已故贊其大

汝吉曰天下之革莫大於時變亦莫信于時變故革必其孚天地之道浸無亟疾革者故孚必已日易下經卦元亨利

不具唯革重革也明革以天耳一時一息

之變化皆革也言天地革盡造化之消息矣一人一事之廢興皆革也言湯武革命盡人事之污隆矣故易無不體也或曰天地之變運祚之移不過一革而已夫革聖人之所難用莫大焉則易之時大也 游讓溪曰時之所極不變則窮道之既墜不續則絕此革之時所以爲大而天地聖人莫之能違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潘雪松紀聞曰澤以瀦水今乃有火革之大者也夫水火相息乃成四時寒暑之變中有數存焉曆所以步其數也天運不齊而曆乃定法天時無不動欲以一定之

曆步之久而必差則治以求合虞翻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故君子以治曆明時也

洪覺山曰澤中有火火熾則澤竭澤決則火息二者恒相克以爲用者也不相克則无以相生是故革也者克也息也君子觀之以治曆明時曆者日月五星之躔次時者春夏秋冬之卽候萬化之所以屈伸萬變之所以推移以此而已明時離也治曆明時不言水火而言澤火者夏秋之交陰陽之大分也若在水火則旣濟矣豈澤火因革之漸乎西溪李氏曰晝夜者一日之革晦望者一月之革分歲者一歲之革曆元者无窮之革曆貴

乎革者三辰有差曆亦萬變也 張氏曰夫曆數者先
王以憲生殺之期而召信事之即使萬國之民不失其
業者也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
於終事則不悖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象曰鞶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六爻大意洪覺山曰革者革易也革有相息相生之義
是故其未革也在上者不可忽于所易故其有孚也由
已其已革也在下者不可使之苦于所難故其有孚也
在人已日乃革革言三就有

六爻忍于所易故先

言革而後言有孚有孚改命未占有孚是不苦于所難

故先言有孚而不言革由革而改由改而變淺深難易以次相及而革之道成矣

初體離

明以陽居下而無應故象如此離爲牛黃謂二也彭

山曰黃牛之革亦以變革言非謂皮也六二文明之主

柔順中正順其時之當革者也離初炎上而麗乎二鞶

用二之中順不敢用剛而妄動也初剛能固守故言鞶

唐疑菴曰革之君雖在五而二實主革者黃言中牛信

順指二也自黃離牝牛而言也初居事始方在下位非

可有爲之人又未當也日之孚但固守以用二之革而

已鞶固也初乃二所麗以生明者而能用二此其所以

益明也 又曰中順者六二之德也其言如初九者何
初九用六二之德也故曰鞶鞶者外束內也方事之初
未可革也而初九以剛居之故爲之設戒但當束以六
二之德而不可以自用也

象不可以有爲者有爲謂適時之變有所云爲也鞶用
牛初剛在下不中離始體躁不順宜堅附二以從其革
不可以有爲也

仲虎曰易道尚變故賁之爻有不賁者存損之爻有不
損者在而革亦不專言革也反其義爲黃牛之革鞶而
固之戒其輕也遯六二執用黃牛之革六柔順二中正

順之道所固有也革初九鞏用黃牛之革離性上而剛不中中順之道所不足也下無位上無應不可有爲惟可固守中順之道而已陸庸成曰革之始不可輕動固取牛之中順革之終可與樂成故取虎豹之變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元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潘雪松述曰以六居二柔順而中正又文明之主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處革之至善者也而巳日然後革之日離象離日方中蓋未巳也故未可遽革六二中順之道如此以正應在上不敢自尊而征行從五則吉而无咎王註二五雖有澤火之異同處厥中陰陽

相應徃必合志不憂咎也

玩巳日乃革之云若有所待而又云征吉无咎象曰行有嘉也不輕許其變動而惟征行始有可嘉之功徐氏曰凡卦中言嘉者皆二與五應如隨之孚嘉遯之嘉遯是也 胡雲峰曰卦曰巳日乃孚爻曰巳日乃革者君之革不待巳日其所革巳日而後孚耳臣待君之造始而後代終故巳日乃革之巳日猶言歇一日所以致思而不敢遽也

張雨若曰看來後人議革只是急了便有病痛如司馬溫公也只爲興革太驟壞了事若肯稍停觀審自然看

出許多病痛來甚事不因忙後錯了况革之大事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潘雪松述曰彭山曰革道所利在貞柔道也六二中正
乃謂貞故六二之征爲吉九三以陽居陽爻位雖正非
革所利之貞而居下之上適當澤火之際革之時也謂
時其革而用剛以征凶矣貞固居此危厲之道也革言
當革之言自初歷二以至於三革言三就審慎之至也
有孚謂足以爲人所信也蓋三雖過剛所當戒然已盡
離明之體則可以好謀而成至於革言三就其有孚必
矣 革至三而言就未卽變改故曰言彖革而當全在

於此初鞏用黃牛不言革二巳日乃革不輕革九三以
征爲戒而貞於二以爲革當革之言至是三就象曰又
何之矣言詳審之極更无別去處也彖言巳日乃孚主
離言離至三爻盡離日矣上卦兌體水性皆從革者也
周宴曰居下之上水火相息而三當其會故征則凶居
則厲也然時當革也固不可以不革又不可以易而革
必革言三就然後有孚可革也 洪覺山曰過剛何以
貞厲也火居澤下危厲之心有所不敢耳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四離下而上當革之時剛柔不偏又革之用所革而

當其悔可亡然天下有改革極當而君或以疑民或以
駭未孚故也四陽剛居說體其于上下有悃誠見諒之
意以是更改命令乃吉 洪覺山曰改命猶夏令改爲
秋冬之改彼其非富之志旣以昭信於天下故其所改
直改行其所議定者是以吉也

經繹曰信志信其革以時革以理革衷於天人而革也
蓋改之於革言三就之后衆心旣曉然知其當如此矣
虞翻曰將革而謀謂之言革而行之謂之命三議革而
後孚四有孚而後改淺深之序也 蔡虛齋曰悔亡但
不乖其事體不拂于人情而已吉則一消去日之弊而

未收來日之功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潘雪松述曰九五爲革之主以大人之德革天下之事無不當也無不時也二應於五離之文明自內而見於外故爲虎變文炳之象變者革之成也占所以謀革未占而衆皆信之大人盛德天人集命動成變化天下孰不快覩而服從之哉虎變就大人身上出體剛則有道德之威用中則得神化之宜自然明著動變四海從風而靡未占有孚言其誠也真誠素結蓋有爲之本矣此所以爲大人之革也 敬仲曰未占有孚信在事先此

非權術而致之也大人之心天地也其心卽道由心而變無非道者其變如虎其文炳然未至於此未可謂大人也 蘭廷瑞曰乾之飛曰龍革之變曰虎要之爲大人則一也堯舜之揖遜天下惟德之見故曰龍湯武之征伐則有威存焉故曰虎 劉長民曰五爲革命之主是威武宣而文德著也三革言三就命令已申四改命信志物盡從化至五則大亨以正不假占而有孚也 胡雪峰曰占當在未革之先而孚又在未占之先則其則其孚也久矣

游讓溪曰占決也未占者幾事未形之時猶曰未決幾

之先也曰未占有孚者明夫虎變之烈非苟得而幸致之也又曰斯文墜而不興晦而不明此大人所以有革也曰文炳者煥乎其有文章是也 潘雪松述曰虎變謂仲夏毛希而革易至仲秋毛落更新而潤澤是離夏革而爲兌秋故以虎變爲大人象虎變文章外見如離之明兌之澤故曰其文炳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趙氏曰上六從陽以革者也九五握移風易俗之權作成而變化之故進德脩綦之君子有月異而歲不同之

功遠外之小人鄉之不率教訓者今皆革而面內皆虎
變文炳之爲章於天下者革道至是成矣晦翁曰大人
虎變如孟子所謂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
直是渾淪都換過了 王註居變之終變道已成功成
則事損事損則無爲故居則得正而吉征則躁擾而凶
也 項氏曰小人革面非謂面革而心不革也若其心
不革何以謂之有孚面者向也古語面皆謂向當是時
也小人易向遵王之道矣故曰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君子本與君同向因是而追琢成章爾小人本不同向
故以革面言之九五革之主故曰大人以君德言之也

上六革之效故曰君子小人以臣民言之

洪覺山曰泉翁曰小人者

天下之民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但能順君之令而從之耳若又征徃而深求之則與征凶何異乎

王德卿曰虎文疎而著曰炳豹文密而理曰蔚蘇氏曰

易稱風從虎

虎

有文而能神豹有文而不能神其別虎豹

悉矣

楊子雲曰狸變則豹豹變則虎善言革之情物

矣 彭山曰三之征凶未革戒其輕動也上之征凶既

革戒其輕動也革道貴於貞彖詞大亨莫利於正六二

中順貞之則也九三則貞而厲終爻又勉之以居貞石

介曰居正吉垂拱而天下治也紀聞曰惟居貞吉故苗

民七旬而乃格舜猶以爲速商民三紀而乃變康王不

以爲進 張幼于曰天下之事始則患乎難革已革則
患乎不能守也初未可革當中順以自守上旣已革當
靜正以自居 經釋曰革初未可革也迨上而革道成
仍復歸於無爲與輦用黃牛同止於不動之變革道盡
矣 易述曰觀六爻之詞益知聖人之懼革也初九戒
革之早六二戒革之專九三戒革之躁九四戒革之疑
上六戒革之過五者之戒詳矣不曰未可以有爲而曰
不可以有爲者戒之之嚴也以此戒之猶有晁錯削七
國之禍

金汝白曰下三爻時未至者也故初爻用黃牛二必已

日三必三就上三爻時已至者也故四改命五虎變上
豹變革面初革之始得已卽已不敢輕革故曰不可有
爲上革之終君子小人皆從革矣革道之大成也故曰
居貞吉

蘇紫溪曰天下之變勢爲之也聖人非不欲與斯世相
安於無事而何樂乎其爲變也哉惟夫法久則弛俗久
則偷將釀成極弊而莫之救是以因其變而用其權勢
不得不與天下相更始然變革之事重矣事出於急遽
則後先易舛權制於獨任則傍譎易興慮不顧後則爲
鳥啄之食計不便民則爲治絲之焚聖人蓋懼之也是

故明以審之說以順之亨貞以成之時尚持久則輦用
黃牛而不嫌其固時尚變通則有孚改命而不憚其勞
言必三就而不厭其詳孚必已日而不求其速至於圖
回周密之後然後制作一新而文炳文蔚之治舒徐以
觀其成焉聖人之慮始何其難而令終何其久也後世
商君之革令行於突仄安石之革利竭於手實其始也
无已日之孚而其究也爲莫大之悔矣嗟夫謀人國者
寧安靜而無功無寧輕變以速禍哉

鼎三三離

上下

程傳鼎之爲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爲熟易堅而爲柔

水火不可同處能使相合爲用而不相害也爲卦上離下巽所以爲鼎則取其象焉取其義焉取其象者有二取其義則木從火也以木巽火烹飪也陸庸成曰革者以離火鑄兌金故革之後而鼎出焉卽成鼎體則又以木火爲鼎之用

鼎元吉亨

潘雪松述曰劉濂曰鼎之大用鼎之用通有元亨之道焉孔疏此卦明聖人革命示物法象維新其制有鼎之義以木巽火有鼎之象故名卦爲鼎夫鼎重器也此卦德位兼備又有其輔則可莫重器於無虞而疑天命於

有求矣元亨 游讓溪曰彖辭曰元亨者二卦大有乾
在內健也鼎巽在內順也其離明之德同也居上克明
而健順之資皆足以善治故皆曰元亨鼎曰凝命大有
曰順天休命惟辟奉天信不易矣此人君之所當慎也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
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
以元亨

潘雪松述曰鼎象也有足有腹有耳有鉉象卦畫也初
陰下峙三陽如腹果然五虛中耳上衡巨鉉鼎形成矣
以木巽火烹飪也鼎之用也革去故而鼎成新故爲烹

飪飪熟也調和在中之實而養人者也天下莫不用之而聖人用之乃上以事上帝而下以大烹養聖賢也或曰頤口也而聖人則養賢以及民鼎烹也而聖人則養聖賢以享帝此其道誠大而用誠重矣故是器也惟有德者主之巽而耳目聰明內外合德也上離爲目離五中虛爲耳非心能下下巽入稱隱耳目蔽矣巽以爲主然後能成離明之德離體柔順進而上行德之疑而鼎命新也離體中虛下應乎剛德之助而鼎養行也皆主五也有如是之德此所以能奠鼎之重盡鼎之用而致鼎時之大亨也

鄧伯柔曰諸卦以義名獨頤與井與鼎以象名故曰鼎象也蓋於鼎示之例也所謂象事知器者此也 張中溪曰鼎者所以制器而取象也聖人制器豈自爲口體之奉而已享上帝尚質故止曰享養聖賢貴豐盛故曰大亨蘇氏曰取鼎之用而施之天下謂之大亨故大亨獨歸之養聖賢國有聖賢則君位定而天命固矣汝吉日革去故象改歲鼎取新象元春故革四德具鼎專以元亨言之人心通乎道微巽不入微耳目啓知不達巽入矣而耳目聰明則學問思辨具而德成此人達天之要離爲目而兼耳言之者以六五爲鼎耳而取也

洪覺山曰巽入也柔否而陷於下則暗柔泰而進於上則明柔亢而上行則暗柔進而上行得中以應剛則明明於睽與明於鼎其吉之大小又何以異也非但其時之異亦巽兌之德之異耳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潘雪松述曰水火相交所以成鼎之用非木火則爲無用之鼎矣君子觀鼎之象以正位凝命正位如鼎之端峙不欹側凝命如鼎之安固不動搖房玄齡曰鼎者神器六至重象人君大寶之位位天所命也鼎三足而正立有二才定位之象君子居中履正成位兩間以凝

天之基命定命所謂協上下以承天休者也。項平菴曰鼎之木上有火猶井之木上有水非井鼎本形特象之耳草木皆具水火之氣其生水氣生于上水至木杪則爲滋液象井泉之上出也其成也火氣見于上火至木杪則爲萃實象鼎氣之上蒸也君子觀井象則當務民於下以豐其液觀鼎象則當恭已于上以凝其氣正位象離離爲聽政之位凝命象巽巽爲命命者天休也疑者聚也氣不凝則鼎爲无用命不凝則位爲虛器巽順聰明得中以脩其身者是正位之謂也。鄭東谷曰革以改命鼎以凝命知革而不知鼎則天下之亂滋

矣 丘氏曰革變也聖人於革九四言改命而受革以
鼎鼎象又以凝命言之蓋凝其已改之命也以鼎繼革
所以示變革之後當端重以守之其旨微矣

楊敬仲曰革物者莫若鼎湯武革命天實命之天命君
子正位則君子惡得不正位唯天命不可恃順乎天則
其命凝不順乎天則其命又將去之不可得而凝矣是
故君子不敢有一念之忘乎天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
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潘雪松述曰王註凡陽爲實而陰爲虛鼎之爲物下實

而上虛而今陰在下則是爲覆鼎也鼎覆則趾倒矣否
謂不善之物也鼎之顛趾失其所利鼎覆而不失其利
在於寫出否穢之物也取妾以爲室主亦顛趾之義也
處鼎之初將以納新新貴也施顛去穢所以從貴也然
則去妾之賤名而爲室主亦從子貴也

介夫曰初居鼎下趾也上應九四趾而向上則顛矣然
當卦初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因顛趾而出矣顛
而出否豈謂悖哉世固有顛而爲正賤而爲貴者易道
然也得妾以其子是已妾陰象指初洪覺山曰巽爲長
女何以爲妾也顛反而后故以妾言也子者巽下伏震

子之象也初滌鼎告潔否出而鼎實納其中故曰以從貴也傳曰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從貴只重取新不重應四 游讓溪曰下之於上甚无樂乎其苟從也四之覆餗由於應初初象顛趾蓋覆餗之漸矣曰出否者所以正初志而勸從義也

胡仲虎曰鼎諸爻與井相似井以陽剛爲泉鼎以陽剛爲實井九二有泉象下比初六則有射鮒之象鼎九二有寶象下比初六則有我仇之象井初爲泥二視之爲鮒鼎初爲否二視之爲疾皆陰惡之象也井二无應故其功終不上行鼎二有應而能以剛中自守故初雖近

不能就之而吉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潘雪松述曰九二陽爻爲實二五正應而密比初柔陰陽之匹而非正是初爲我仇也非正而相悅寇我者也故曰我仇有疾九二剛中自守以正彼自不能我卽是以吉也 趙氏曰慎所之也恐其能卽而陷我仇之疾也六五都舉鼎之柄二當慎所之以從正應不可貳也不可遷也我仇有疾何能爲我尤哉 易述又曰鼎有實則天人上下所同恃以爲享者也寇我而能我卽則

此必受其卽仇我而能我動則彼必乘其動九二剛中自固之道其大如此

徐進齋曰怨偶曰仇不善之匹也盧中菴曰初六是箇損友最能染人疾雖在初正是病二的又曰疾是疾善之疾據二言初也非謂初有疾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程正叔曰鼎耳六五也三與五非應未得于君者也不得于君道何由而行革變革爲異也三與五異而不合也其行塞不能亨也然君子蘊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

其終必亨五有聰明之象而三終上進之物陰陽交暢則雨方雨且將雨也言五與三方將上聰明而下巽終必相得故吉孔疏鼎之爲義下實上虛是空以待物者也鼎耳之用亦宜空以待鉉曰鼎耳革是失其虛中納受之義也 鄧伯羔曰凡物之行以足獨鼎待鉉以耳鼎耳革失其耳也失其所以行之具也故行塞虧損也虧悔損其不遇之悔故終吉

程敬承曰鼎器本止而鼎之用貴行故爻以行爲善其行塞則無爲貴鼎實矣洪覺山曰陰陽和爲雨何以爲和也剛在巽體而有剛柔之節故可和也 易述曰卦

下巽上離三四乃變革之地故取革之象雉膏不食雞
爲雉此巽也而稱離象見九二鼎中之實乃文明之腹
六五文明之主所以資者 又曰全體一鼎分上下體
爲二鼎上體之鼎有兩耳而无足故九四之鼎折足下
體之鼎有足而无耳故九三之鼎耳革紀聞曰顛趾爲
四而顛也折足爲初而折也耳革爲上而革也相因而
取者也

游讓溪曰鼎與井之九三皆陽剛得正居下之上而五
非正應在井則渫而不食在鼎則行塞而雉膏不食其
剛正之蘊不得施用同也井曰王明鼎曰方兩其有俟

之道同也然井渫不食失在汲者故曰求王明受福也
鼎之舉措在耳鼎耳革失在越五者矣故曰失其義也
方雨虧悔陰陽交暢而和是君臣之相求其道一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胡雲峰曰初顛趾四應初故有折足之象初未有鼎實
故因顛趾而出否四以有鼎實故折足則餗皆覆矣
蘇子瞻曰鼎量極於四其上則耳矣受實必有餘量以
爲溢地四則溢而覆矣汝吉曰顛可正也覆不可復也
潘雪松述曰彭山曰九四以剛處於二三兩剛之上任
重者也而巽體一陰在下才弱不能承之四又居位不

中德薄而无基本可恃則不能自立矣故有鼎折足之象諫者李鼎祚曰雉膏之屬也烹以享帝養聖賢非適其私故曰公餽鼎折足則公餽盡覆矣其形渥言折足之狀也大臣以涼德取充位至敗養人之功虧鼎位之重包失職之羞凶可知矣象曰覆公餽信如何也不量而受以至於滿而溢也始不自量至於力不能支而國受其敝身蒙其恥信如何也 經釋曰大臣以左右國寶鼎康之爲期信也 張雨若曰信如何此聖人善感動人處四只任用非人而周公以法論孔子以理論四之罪真無所逃矣形渥還依本義作形劇爲是

程敬承曰三之耳革雉膏無用失君臣之義四之足折公餽盡傾負生平之信夫信義之於人重矣失義與信則上負大烹下負吾鼎恥也罪也故聖人提此二字以喚醒人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離中言黃畫中虛而對峙有耳之象金象九二之堅剛耳所以舉鼎者中色黃故曰黃耳鉉所以貫耳者陽質金故曰金鉉六五虛中應剛黃耳而貫以金鉉正位凝命非五而誰任賢勿貳是其貞也利貞戒詞或者爲陰柔設耳 經釋曰耳得中象黃耳耳非有實實在中五

中德象中以爲實

程敬承曰耳惟虛故能受耳黃故能納剛正以自舉也
唐疑菴曰五无實以其中下應二之剛而行之以二之
鼎實爲實故曰中以爲實蓋五之耳本爲行實而設也
貫鉉將行必正乃无傾覆故利于正五以柔居剛故以
貞爲訓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潘雪松述曰上九處鼎之終鼎道之成也鼎既荐而施
鉉其上故曰鼎玉鉉玉比金爲良稱鉉德也鼎有實以
不食爲憂鼎既盈以覆餗爲虞用竟而玉鉉在上鼎之

重安而无事矣大烹舉而仁賢在位馨香達而帝命用
休故曰大吉无不利仲虎曰上九一陽橫亘乎鼎耳之
上有鉉象蘇氏曰以鼎熟物人皆能之至於鼎盈而憂
溢耳炎而不可舉非玉鉉不能此鼎之所以養聖賢也
李西溪曰玉和物也鼎道貴和得玉鉉則陰陽和而鼎
之功成矣鉉一也五取金上取玉金剛而玉和五體柔
故貴剛上體剛故貴和離爲火而鉉居之金畏火而玉
不畏火故成鼎之功以玉爲貴也 楊廷秀曰九陽也
剛也上陰也柔也玉鉉質剛而德柔故曰剛柔節也言
剛而非剛柔而非柔皆中節也夫如是豈不大吉而无

不利乎楊止菴曰鼎以上出爲成功故兼吉利 易述
曰井以木巽水鼎以木巽火井鼎用皆在五成功皆在
上故井上元吉鼎上大吉皆以養爲利

質卿曰鼎之器難全鼎之用難妙在初有顛趾之患二
有寶而我仇疾之三有雉膏而鼎耳革四任重大而憂
覆餗惟五黃耳能舉鼎之重至上之玉鉉始能全其器
而盡其用故曰大吉无不利嗚呼難矣此无他也不知
器之重而正位凝命之意微故難如此

凶吉曰舉鼎在耳耳鼎之主也安鼎在足足鼎所載也
陰卦貴陰當其虛有鼎之用矣抑初柔失用二比之爲

疾四應之爲覆終賤陰也五柔得中三越之爲耳革上舉之爲鉉玉貴中也經繹曰鼎初滌濯二三四有實矣於是鉉舉耳以行荐之而鼎之用盡於此 楊止菴曰六爻皆以行爲善以不行爲不善鼎器本止止而后能行苟不止而驟行則亦未能行也先儒曰鼎貴靜也亦貴正也所謂天下大器惟始之以靜正而后動行斯正也

震 震上 震下 艮 艮上 艮下

陸庸成曰震起也艮止也文王卦位起於震而止於艮然上下皆震獨初爻爲震之主而義不及四者動惟發

於始也上下皆艮獨上爻爲艮之主而義不及三者止
必要其終也動不于最下則无力止不于最上則未至
程傳曰震之爲卦一陽生於二陰之下其象爲雷其義
爲動雷有震奮之象動爲驚懼之義 蔡虛齋曰震六
爻初二與五則始爲懼終於无懼三四與上則終於懼
其終于无懼者非以中正則以陽剛也其終于懼者非
以不中正則以陰柔也不然以剛處柔也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七鬯

朱子曰言人常似那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
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七鬯這箇相連做一串說下來

易述曰震以人心之動言人心常惺惺常自戒慎恐懼而不能已象震之來而虩虩然不安寧此真陽之動所謂帝出乎震也震動而懈慢怠弛之氣皆消自然精神凝固舉動安和有笑言啞啞之象笑言啞啞即在震來虩虩之內是於震動中得寧定之精神也平時業已寧定臨事豈復震撼即震驚百里變莫大焉而能不喪七鬯神明在念七鬯在執與奏格無言時同也有主故也故曰震亨七舉鼎實之器所以載牲而升於俎鬯合鬱香之酒所以灌地而降神震爲長子主器故有奉七鬯以祭之象蘇紫溪曰主祭者誠敬于未祭之先則中常

有主故不以震驚而懼主治者憂勤於無事之日則中
有定筭故不以外患而動也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
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潘雪松述曰震來虩虩顧慮不安之貌只此恐懼
之心所以致福也笑言啞啞則此心安平寬舒本體常
寧天理畢見故曰後有則也震固雷象然天下之至畏
卒然而至無所不聞者莫如雷故曰驚遠而懼邇借雷
以明至可畏者也不喪匕鬯是謂有則斯稱主器之長
子矣洪覺山曰虩虩非爲福也動心脩身以求吾此心

之則耳則法也福之實也震驚百里不喪七鬯皆所以爲啞啞而有則者亨之道也平菴項氏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雷驚遠懼邇震之甚也出猶出乎震之出主祭主也噫於人君言軋於長子言震成其爲子則君矣成其爲震則軋矣長子將成其爲君以主宗社之重可不懼乎故曰國家之安危在長子 楊誠齋曰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七鬯於主祭之手者蓋執七鬯以祭則一敬之外無餘念一七鬯之外無餘物當是之時白刃前臨猛虎後迫皆莫之覺故震雷驚百里亦莫之聞敬有所甚而懼有所忘也按外卦爲遠內卦爲邇內外

皆震是驚遠而懼適借雷以明至可畏者也不喪七鬯
是謂有則斯稱主器之長子矣不失其所以爲主故可
爲祭主也出震繼乾則先郊廟之儀也可爲祭主是解
不喪七鬯之意原無脫

質卿曰天下事不過利害兩端君子處世非安則危未
有常安平而无禍患者當禍患之來卽聖人亦不能不
爲之動心故曰吉凶與民同患是也望人不能必禍患
之來但患吾无以應之其一要平時有手脚其一要立
得住其一要進得步其一要退得步平時手脚誠敬常
存是也立得住不喪七鬯是也進得步震行有事是也

退得步喪貝躋陵是也舍此則震遂泥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彭山曰雷連聲而動故曰洊雷雷之震震在雷也卦以言德則其震爲恐懼之心但以雷取象耳心本動物震在我也心有所感動非因雷所驚而始動也以我爲主常恐常懼卽中庸戒謹恐懼也修謂治其所偏省謂察其所缺恐懼所以修省也 楊止菴曰恐懼與驚異由雷聲驚於外而內勃然以興之謂恐隱然以惕之謂懼恐懼而不修省柔之過也恐而又懼脩而又省皆洊雷重震象呂涇野曰洊雷震而羣陰解君子恐懼修省而

衆欲退皆以震自治也。洹詞亦曰：恐懼而不脩省，見於聲音顏色之間而已。恐懼而修省，則始於恐懼，終於無恐懼，是之謂善處震。

洪覺山曰：泉翁曰：人之善根於心有微而后發於外，無警則昏昏者心之所由，死也有警則惺惺者善之所由，生也。恐懼動則善根生，如草木之萌芽，乃雷霆之所鼓而生也。是故善根生，死之機繫於警與不警而已。愚謂非止一警而已也。兼山艮以上下內外皆止也，故無出位之思。洵雷震以上下內外皆微也，故無不脩省之恐懼。是故人在恒其初動之真心焉爾矣。

淮海曰君子一生功夫只是恐懼脩省四字此四字功夫只是震來虩虩笑言啞啞故恐懼非皇惑也脩省非矜持也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自此心之不放曰恐懼自此心之不違曰脩省可謂奉天矣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潘雪松述曰初九一陽動乎下爲震之主足以當全卦之義故爻辭與象同而以吉贊焉增後字表初義也註疏體夫剛德爲卦之先剛則不暗於幾先則能有前識

長驚之始能以恐懼致福而獲其吉也 范氏曰

君子之懼於心也思慮必慎其始則百志弗違乎道懼於身也進退不履於危則百行弗罹於禍故初九震來而致福慎於始也 項平菴曰震有二義有震動之震有震懼之震初四二爻乃震之所以爲震者震動之震也二三五上四陰爻乃爲陽所震者震懼之震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游讓溪曰六二柔順中正以乘初九之剛則震懼之來非自致也或事勢不虞之變或艱危已壞之緒是也喪貝九陵退身避咎而尤自靜以守中正之節勿逐之義

也七日得者事久論定而自復非二之自爲也君子處震之道亦不願乎外而已往逐而求不安而躁皆自失耳

六二乘初九之剛九震之主初動而上奮震來厲矣六二乘之卒然自失有大喪貝之象貨貝重物人所必守今却喪之惶懼之至也與不喪七鬯正相反

程敬承曰升高遠避是順而退非迫而逐此所謂善承震善處喪者其喪也乃所以爲得也勿逐當連上爲義是緊關字中正自守正於勿逐處見得蓋震之剛威遠矣而非可常也來卽厲往卽安故二雖喪貝而七日得

七日得既濟六二占同自二至上又自上而二七數二
中故始雖失而終復得之大抵震之能益人也始以震
而驚終以震而定 楊止菴曰胡氏曰震驚則多喪失
故喪七鬯喪貝每每言之蓋彖辭不喪者剛也六二之
喪者柔也而以中正故勿逐七日得楊氏曰方震之始
初遇九之猛厲勃然而動駭然而來何可當也六二才
與位俱柔若不勝其憤而逐之奚而不喪惟能以柔避
剛以靜馴動遠避而勿逐俟之久則剛自衰吾無喪而
有得矣險者易詘者伸非有得乎高祖避項羽而入漢
中光武避更始而出河北得震二之義矣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潘雪松述曰震蘇蘇恐懼失則精神潰喪之狀三在下卦之上本剛位而以柔居之不中不正當震之來有震蘇蘇之象蓋中無主而不自振矣能因震懼而勉於行可以无眚則初九之餘威而六三受震之益也眚由內出內自脩省故得无眚震蘇蘇震驚之震也震行震起之震也二中正勿逐而自得三不中正能行則无眚質卿曰六三於震之來也蘇蘇其處亦危矣斯時也若無變計遂爲禍患所縛四之震遂泥是也若有變計始能處乎禍患震行无眚是也蓋人於震蘇蘇之時只判

得一下則不與事俱困便謂之行便謂之无咎震也震之貴行而賤泥如此皆易道當然

蘇蘇亦緣平時不能恐懼故至此震行行字重卽恐懼修省也震而不行亦徒震耳人於震蘇蘇之時只振奮激發有改圖之意便謂之行洪覺山曰人心正則壯不正則蘇三以不正而震故蘇也行者修行以求其正也體剛故有行然視之躋則又緩矣何也凡震之來其莫禦也則當避之如躋其未及也則當自修如行征不當避而避以失於正其凶孰大焉 游讓溪曰逐者卽乎物也故二戒之震行者卽乎理也故三无咎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潘雪松述曰震剛德之首初九以剛居剛震之所以爲震也故震而亨矣四亦震主而處柔失剛徙之道居四无中正之德陷溺于重陰之間不能自震奮者也故云震遂泥泥滯溺也以不正之陽而上下重陰安能免於泥乎遂无反之意處震懼則莫能守欲震動則莫能奮也震道亾矣豈復能光亨也 程傳陽者剛物震者動義以剛處動本有光亨之道乃失其剛正而陷於重陰以致遂泥豈能光也云未光見陽剛本能震也以失德故泥耳汝吉曰震行卽心光亨如雷行迸重陰而出豈

有泥哉初是已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潘雪松述曰象旨初始震爲往四洊雷爲來五當震主往復來之時厲雷聲之厲也六五雖往來皆厲而遂泥之威不復如二之喪貝五居位得中陰中有陽非若二之純陰而乘初剛者之比故大无喪其所有事所有之事謂中德也六五處震之成以柔居中靜而有主動而常定萬萬无所喪失也

質卿曰六五在重震之中前震已往後震復來數經事

變無時而不危也與危而行爲震往來厲則更於變故者熟矣操於心慮者久矣以是能大無喪有事故曰有因無事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易道從來如此 楊止菴曰事卽恐懼脩省之事也惟有事雖厲而亦安也善處者六五得之不言吉而言无喪得免於厲卽吉也彭山曰震至五成德之地恐以成則動以生定其事在中卽所謂必有事焉者夫何喪乎 敬仲曰易道以得中之爲貴六五之事自在於中不倚於意不憧憧往來時時保惕安安翼翼豈有在中之事而尚有所喪也哉曰大無喪斷斷之詞鄧伯羔以億爲大陸希聲則謂萬

萬曰億億无喪是萬萬無失也言理所不易也

程敬承曰六二震來厲五往來皆厲五之危甚於二矣
乃二則億而喪五則億而无喪何也二乘剛而五在中
也二能退而自守以不妄逐爲中故喪者自得五能震
而有爲以不妄動爲中故危者自平項氏曰勿逐者守
其中也有事者行其中也六二爲正中五爲大中其義
一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隣无咎婚媾
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隣戒也

潘雪松述曰索索志氣殫索之狀矍矍顧瞻皇惑之狀

上六過中震終動極懼而索索隕獲不能自存之象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若得中自持則不至於索索矣凡人震驚不寧則目之所視周章不定爲視矍矍如此而往安得不凶見上六終不可動也能自戒懼不動則雖處凶地而无咎矣仲虎曰四震之來也緩上之懼不於其躬之時而已懼於及隣之際則庶乎可以无咎然亦終不免於婚媾之有言也上於四同體婚媾之連四震動而終連及之蓋勢之必至者不可不畏隣戒也震爲善鳴有言象蘇氏曰六爻皆無應故九四兼二陰而有之得稱婚媾也 洪覺山曰婚媾鄰之親也隣被震而

戒言于親惟恐其將及故畏之於其鄰畏之早也笑言則安戒言則懼震上二陰伏兌言之象也 楊誠齋曰天下之禍莫大乎于其鄰而于其身次焉何也身者必防鄰者必玩江亾而秦穆懼共亾而留國吊其知畏隣戒者歟 趙氏曰震於躬而畏戒常人也咎則已懼震於隣而畏戒非智者不能是以无咎程傳震終當變柔不固守故有畏隣戒而能變之義或曰畏隣戒非真有所謂隣者古人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皆畏隣戒也戒方在隣而我先畏之則必不入於畏矣弗畏入畏凶其能免乎此豫之道勝也

洪覺山曰震之六爻二陽四陰而皆以震發端雖以上六之柔亦有善終之道非謂人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乎唐房喬曰震之初九謹始恐懼所以致福豫之初六倡始逸豫所以貽凶除上六征凶外皆无凶者皆有恐懼之福而无逸豫之凶也

蘇紫溪曰震之義有二有震於心者有震於事者夷狄患難之變在事而不在心戰兢惕厲之實在心而不在事其心誠震而事之震可无憂矣是故兢兢於震來致戒於鄰喪貝而自得在中而有事備之早也能圖安者也蘇蘇震行猶可无咎備之後也能救敝者也至於事

勢愈極而晏然不戒則終於未光而已終於震遂泥而已邵子曰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坤復之交其吾人震動之時乎是故尸居龍見淵默雷聲君子兢兢之震也仰不愧天俯不作人君子啞啞之樂也此之謂震而亨也

汪都山曰震恐慎致福一句是一卦主意大要先事知戒斯可免臨事之虞臨事知慎猶可免後事之失蓋知懼則有備无患而弗畏入也卦之震來虩虩初之後笑言啞啞與震不其躬于其鄰皆震於先事而懼之於始也二之勿逐自得三之震行无青五之无喪有事皆震

之已事而慎之於終也四之震遂泥不能先爲之慮不能後爲之防何以恐懼而致福哉然君子之震慎非怵於禍福利害之謂畏天而已矣恐懼者畏天之實心修省者又回天之實事也如是雖天有卒然之變而吾存之有主養之有定必不失其所主之重真可守社稷宗廟以爲祭主祈天以永其命矣

艮

三三艮下
艮上

程傳艮序卦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不曰止者艮山之象有安重堅實之意非止義可盡也乾坤之交三索而成艮一陽居二陰之上

陽動而上進之物既至於上則止矣陰者靜也上止而
下靜故爲艮也

艮止也身動物唯背爲止又不見身亦不見人處周子
曰背所不見也程子曰止於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
而止乃安是也故无咎獻夫曰无心之感爲戚反身而
立爲艮故咸言心法艮言身法按一陽隆然在上者背
之象也卦主陽故云艮其背觀上下兩卦亦有相背之
象鄭氏云象言輔不言口言身不言腹言夤限不言臍
有背面而立之象郭氏云人之耳目口鼻皆有欲也至
於背则无欲矣故曰艮其背得之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朱子曰良其背渾只見得道理合當如此入自家一分不得着一些私意不得良其背不獲其身是只見个道理不見自家行其庭不見其人只是見个道理不見个入此段工夫全在良其背上行其庭只輕說過緣良其背既盡得了 孔疏良其背者此明背良之所也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所見者在前而背则无見之物也夫无見則自然靜止止而无見則所止在後不與面相對故不獲其身既不獲其身則相背矣相背者雖近而不相見故行其庭不見其人如此乃得无咎 蘇紫

溪曰人之患在知有身夫身非離人以爲身也知有我便知有物矣人非離身以爲人也不能忘物便不能忘我矣一點胸中全是物我二字紛擾何以爲止惟良其背則時有動靜心无動靜獲其所當獲卽肝膽耳目皆非吾有獲而若无獲也見其所真見卽人情世態了不相關見而若无見也

程敬承曰良非離行爲止止非絕人求靜於行庭二字見得惟行庭而不見斯真无人見矣故彖言止便言行陸庸成曰人之精神動於意而逐於物者皆緣所獲因所見以馳騖有心不能无我有我不能无人人我交紛

何時止息故聖人忌言心而曰艮其背背寂然不動之本體也耳目口鼻四肢之發用皆在面惟背爲不動故以背取象背雖不動而五臟皆係於背九竅百骸之滋潤皆爲之輸是以无用爲用者也知其所而止之則取象在背而得理在心不言心而背之卽心可知也聖人明以心作所而忌言心心活物也着認心不得然悞認背亦不得故以所代背此以知背非背也艮背非離身但无獲心耳亦非絕人但无見心耳故艮兼背以名卦是猶咸去其心之謂也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

明良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
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程敬承曰良止也良之義非一於止而不行也惟吾之
真止不遷而已真止之不遷在我之起念不起念不在
行止也惟行止以時而非以我則因行因止却无行无
止我曾不一起念也太虛中何意必因我之爲障而其
道豈不光明 盧中菴曰光明正是他止的景象所謂
湛然止水瑩然明鏡空空洞洞底意只在內外兩忘而
此心澄然无事上見得若心寄於行止則有所牽制便
不光明矣

楊簡曰善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知行者實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者實不知知行止之非二而未能一一皆當其時猶未爲光明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而后爲光明而後爲得易之道

洪覺山曰其止者其背也背何以訓止也人之一身惟背無動故無欲無欲而止是謂之能止其所是謂之上下敵應不相與抑八純卦之敵應俱不相與而獨于艮言之蓋以艮時爲止而其成象又如人兩背相偕而立故無與也是故與於私累也與於公亦累也與于動累也與於靜亦累也累則有所得則有所見有所見則有

所蔽而天理滅矣是故不獲其身无所有也所謂內不見已也是也內不見已則行其庭不見其所見者天理而已然而天理无見也止之而已矣內外動靜爲之兩念順其時而已矣晦翁曰程傳聖人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良其背恐是如此說若以爲止於所不見外物不接則內欲不萌竊恐未然又曰不獲其身不見此身之爲利與害纔將此身預其間則道理便壞了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只爲不見此身乃能如此雲峰胡氏曰人身惟背不動此良止象不獲其身內良象不見其人外良象四五兩

爻在門闕之中行其庭象 楊簡曰止得其所者无所也无止也本无所今曰止其所者止於无所也无所則无止无止之止真止矣夫是之謂止其所使有我則有所矣 汪都山曰良其背是本体虛靈天理自中涵也着了箇止於理之所當止的理字橫在中心便有色相矣

程敬承曰舊謂止有止之時有止之所丘建安固太分析盧說亦覺未渾止之時所在止行之時所在行時行時止無時非止其所也非謂時无定而所有定也有定則太學有所之所矣 王龍溪曰夫陰陽和則交謂之

和應不和則不交謂之絕應皆陰皆陽雖應而不和謂之敵應敵應者應而未嘗應也和應俗學也絕應禪學也不墮二見應而不留敵而不相與聖學之宗傳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楊止菴曰傳曰此而併彼爲兼亦重復之意上一山并包下一山爲兼山蒙引曰非爲東西兩山也項氏曰兩雷兩風兩火兩水兩澤皆有相往來之理惟兩山並立不相往來未然蓋上下之山其氣在中相通往來惟以上九艮止止而通乃所謂得止者也丘建安曰位者止之所也 質卿曰思不出位還其本旨也蓋心之官則

思思自有本位從本位而有思則自然時止時行而動靜不失一出其位便成越思而流蕩忘反矣 劉調甫

曰君子近思故不出其位不出其位以時爲位也是故能六位時乘時行時止止於無位之位也其思亦何思何慮之思也是艮之象止之義也 洪覺山曰山靜也

亦止于極而不進意也不言靜而言止者動靜皆止也止其所則思不出其位矣位者思之則也中也有主在中故不出非謂事事物物各有所當止而思之也 經

曰易重時位即時位即道也彖言動靜不失其時則知止無定時時一止也學之爲時中矣象言君子思不

出位則知止無定位一止也學之爲素位矣此道中庸之要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陸庸成曰卦以艮背言通全體之樞而會其極也爻則各隨其所處以爲艮是一體之止也然人一身惟背不動五官百體莫非動物爻各於其動處止之獨止其所者惟上之敦艮乎

潘雪松述曰初六在下象趾在足爲行之始以六之柔而靜象艮其趾而不行也故无咎當止之初恐其不能不動於欲也脚跟不定全體皆差艮止之義從脚跟下

用力者也陰柔以貞靜爲德止有終身之義焉故曰利
永貞 唐疑菴曰止之力在終故于初而欲其永耳

洪覺山曰初居不正何以爲未失正也下未可動而六
又以在初之心未動於欲故可以不失其正永者不失
之謂敦之始也易述曰艮以一陽止二陰陰止而聽於
陽此艮之正也行則有咎止則不失其正

趙氏曰永正豈終於止者時運而亨位適乎它時行則
行又以行爲正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
也

潘雪松述曰腓足肚趾之上限之下也二之象也初艮其趾以不動爲貞六二中正乘初之上而止爲艮其腓之象夫腓不能自止隨上而止者也在艮思艮本不欲隨隨而不拯豈能無違甚哉得止之難也以有隨也隨不止矣此其心豈有快哉陰者陰隨陽下隨上指九三艮主也三剛不中不得止之宜二雖中正而體柔弱不能拯救故有此象然則欲自快於心者必識止無所止而後止得自由彖動靜不失其時由已故也

徐進齋曰二有中正之德宜止不動然艮主在剛故其隨在三三剛列寅不得止之宜二不能拯救其失故曰

不拯其隨以二之中正而柔弱不能拯其所隨豈其所
欲哉故其心不快林次崖曰楚人伐江滅黃而齊桓不
能救春秋責之則知六二之不快矣 紀聞曰股動則
腓隨動止在股而不在腓也士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
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若不拯
而惟隨則如樂正子之於子敖冉有之於季氏也咸於
二言腓三言隨隨二而動者也艮於二言腓又言隨隨
三而止者也三列夤不得止之宜二陰柔不能救其所
隨然視咸之執其隨者有間矣二與三占皆在象中皆
有一心字二不能拯乎三故心不快三不肯下聽乎二

故厲薰心胡雲峯曰三不肯退而聽乎二二亦安能如
之何二之病病於過柔三之病病乎過剛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敬仲曰三居下體之上上下下之限也身雖有上下之限
而氣血未嘗不通和今九三矢中截然固塞艮止不復
通和象艮其限列其夤夤列則厲薰心矣言其心之病
也此文乃固塞不通執艮止之迹矣艮止之道道也者
通也無不適也 章氏曰九三一奇橫一卦之中有限
之象一陽間隔四陰有列夤之象程可久云限分上下
夤列左右各止其所無相資相待之意故危薰心經釋

曰夫限也時屈伸爲其道者也豈可止之所哉故良限
非良也病也二良腓役於有動之心三良限倚於有靜
之心皆謂人心良背者心以道寧者也 胡仲虎曰震
上六中未得動之極而心未安良九三危薰心止之極
而心亦未安 張雨若曰良取止義而爻特發良限之
論其意較時止更顯矣看來告子正是九三學問強制
其心薰心之甚也 王伯厚曰郭冲晦云良者限也限
立而內外不越天命限之內也不可出人欲限之外也
不可入

六四良其身无咎象曰良其身止諸躬也

可知趾腓股者行意也 趙汝楫曰言有序出令有緩急發語有先後治事有本末緩者急則民不信後者先則機不密本者末則事不成儻有序焉千里之外應之悔斯亡矣

王伯厚曰趾所以行輔所以言艮其趾雖行猶不行也艮其輔雖言猶不言也故能時行時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程敬承曰艮其輔非在言上用工在心上用功當嘿而嘿即心之時止爲之也當言而言即心之時行爲之也序者義理之適中也 易言輔者二而咸與艮不同咸

主感而騰口說非感也故咸輔爲志末艮主靜而言有序乃靜也故艮輔曰以中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潘雪松曰上九陽剛居艮之極爲成艮之主剛健能止衆止以至於篤實也則一身有所之主不足以象之故爲敦艮是爲上於至善而其道光明所以爲吉象曰以厚終也上本艮之終艮成萬物之終艮爲成德之事故以厚終言 唐凝菴曰象之以厚終正與初利永貞相應蓋末路易失故步難持惟上得止之終則通上下爲一身合行止爲一道書之欽汝止大學之止至善皆在

唐凝菴曰三以限分上下爲兩截四艮其身則通上下爲一身矣耳目手足渾身是止非有所之止矣爻言身象言躬者伸爲身屈爲躬兼爻象之身與躬而言則是屈伸兼用矣 趙汝楫曰不獲其身心自與身對不見其人已乃與人對今言艮其身殆行庭不見其人者張氏曰諸卦唯咸與艮以身取象此近取諸身者也艮四正當心位不言心而言身者蓋心不可見而身者心之區宇也觀其身之止則知其心之止矣

程敬承曰咸四艮四皆當心位而皆不言心蓋咸不可有感之心艮不可有止之心也有感之心則不能化往

來於一心矣有止之心則不能通上下爲一身矣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易述曰六五虛中有頰輔之象柔中有剛其言必認有艮輔之象孔疏以中正者位雖不正以居得其中不失其正故言有序也明艮其輔亦不易能本之以中正之德則樞機之發自審不然如制驛馬如過決川安得而止之

洪覺山曰輔者頰之兩傍骨后言之所由出者言往上故以輔言之獨言輔后者艮主背意也序者中正也夫入之所以慎其所止者惟言與行而已言有序則其行

是矣 白氏曰逐爻本動各強止之獨上九不由牽制而自敦厚不動以保其終也章氏曰玩艮者若以止所爲知止以敵應爲順應蓋併敦艮之爻而玩其意乎

吳子儀曰艮山象兼山敦艮象其厚也彌固故其象爲敦其占曰吉凡上爻除井鼎外鮮有吉者惟艮之在上體者凡八而皆吉人可不自厚哉厚於始可不厚於終哉

丘氏曰艮者震之反也艮之三即震之四震之用在下故震陽最下者獨吉若震四之陽則下連二陰爲互艮之體失所以爲震矣艮之用在上下故艮陽最上者獨吉

艮三之陽則連上二陰爲互震之體失其所以爲艮矣
汝吉曰四亦震主以內荏而泥三亦艮主以強陽而厲
總論蘇紫溪曰易之感言感也艮言止也感非徇物止
非坐定要之於理而已感之以理則常感也而常定焉
止之以理則常寂也而常通焉故咸曰以虛受人艮曰
時行則行此動靜合一之妙也無得於理而徒以有心
與之故以逐物之心爲感斯有客感之紛以絕物之心
爲止斯有坐忘之馳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也去聖賢
遠矣合六爻觀之咸拇動也咸腓動也咸股動也咸輔
動也何也爲其徇欲也艮趾靜也艮腓靜也艮輔靜也

良身靜也敦良靜也何也爲其徇理也至若咸其跡者以定寂爲高良其限者以局曲爲守知靜而不知動知常而不知變較其守若異逐逐徇物之流而心之有累其去妄動無幾矣噫知咸之未始不爲良則日酬酢日泛應如天地之感而未嘗勞知良之未始不爲咸則日忘我日忘物如太虛之澄而未嘗廢非達于動靜有無之間者其孰識之

漸

三三

艮上

歸妹

三三

兌上

紀聞曰易未有一義明兩卦者晉進也漸亦進何也漸非進以漸而進耳漸男方求女之事歸妹女將歸男之

時以未成夫婦而名卦咸男女初合相與之情恒男女
成配久處之道以既成夫婦而名卦女歸統言之歸妹
有帝乙有君有姊則國君之配長子歸之長子即君之
當位者女歸之漸非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
男親迎而後行之類如是乃得女歸之善而無失已之
嫌故曰吉 陸庸成曰以巽之長女而艮以少男下之
是漸有女歸之義所謂之子于歸也故其吉也惟其貞
也以兌之少女而從震之長男是爲歸妹女悅男而動
所歸者妹也故有凶无利也不貞可知也 又曰漸與
歸妹俱由三四兩爻言之則漸本否卦因三四之交而

否反爲漸九居三六居四也故三欲其順相保而四順以巽也歸妹本泰卦因三四不交而泰反爲歸妹六居三九居四也故三須而四愆也

漸女歸吉利貞

臣之進於朝人之進於事固當有序不以其序則凌節犯義凶咎隨之然以義之輕重廉耻之道女之從人最爲大也

程傳曰天下之事進必以漸者莫如女歸故以女歸爲義且男女萬事之先也仲虎曰咸取女漸女歸皆以貞良爲主良止也止而悅則其感也以正是爲取女之吉

止而巽則其進也以正是爲女歸之吉 蔡虛齋曰或謂女歸旣以漸又胡不正曰天下固有漸而不正者如魯昭公之娶同姓孔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當時禮數未必有缺但有不正在耳

彖曰漸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敬仲曰士之進也貴乎漸士進而不以漸則踈則近利則不正如女之歸則吉也 洪覺山曰止於下而巽於上有漸之義漸不爲進以漸所以進也事莫非漸而何獨以女歸吉也循禮以行无如婚娶故以女歸言之重

家邦之本也得位者二五爻也陰進於二陽進於五中位也以有功之利言故歸之得位得位相應功之原也朱漢上曰位者待用之宅進而不得其位則無所施位過其才則力不勝進而得位徃必有功進得位就是正但就爻位說正意未明故又發出正字以見得位之所以有功也林次崖曰進得其位之正貞之義也有功正邦貞之利也進得位而以正則有功而能正邦如此此漸所以利貞也大抵君子之進正已而已已不正未不能正人者其始不正終必不正三五皆得正位豈不可以正邦乎其位剛得中也言進得五之爲中位而其所

重者剛中也剛而得中故可以有功汝吉曰卦德止巽
合德方其在下若將終身進以巽行委蛇屈伸其進也
漸也其漸也正也動必不窮矣則漸之吉也 洪覺山
曰止而巽所重者止也止而悅則其感也無窮止而巽
則其進也亦無窮是利正之謂矣 楊止菴曰漸以下
止上巽爲卦而彖以女歸吉利貞爲辭彖以女歸則女
嫁爲象婚姻之道也爻以鴻漸則士進爲象出處之道
也婚姻者夫婦之始出處者君臣之始而取于止巽之
象焉巽爲進退艮爲止于進退之間合而言之巽順而
知止者乃其所以爲漸也然而女歸士進皆以正焉故

彖傳以正釋利貞而象傳亦每以正言之何者漸不以正則改節犯義凶咎隨之矣是乃漸之所以進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傳人之進於賢德必有其漸習而後能安非可陵節而遽至也在已且然教化之於人不以漸其能入乎移風易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漸也 潘雪松述曰山上有木非人力栽培灌溉之所及也而自然生長非一朝一夕之所成故取漸意居謂存諸心也賢德謂純美之德居賢德有止而不遷之意化之入人風之動人必以其漸習而後安浸而自化非教令之所能善

也居賢德以善俗漸之道也居賢德君子自居脩而不勤砥礪而不至精美何以謂賢德隆教化厚風俗皆從君子之身來非夙知而暮成者之所能望也 木一也在地中則見其升不見其漸土沃故也在山上則見其漸不見其升土磽故也 居積也丘氏曰夫居德則忌而漸言居賢德何也蓋夫以潰決爲義漸以積累爲義故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洪覺山曰漸何以象鴻也鴻水鳥木落南翔水泮北徂

出則有時居則有序不與群鳥爭啄於稻梁而不知害是漸之義也

潘雪松述曰鴻漸於干始進而於水涯也近人多驚故厲驚則鳴故有言象初爲小子位則下也德則柔也上無應援則孤遠之迹也何能免於危厲且常有言之傷矣蓋恐恐焉遂罹于咎然而无咎者程子曰在下所以有進也用柔所以得安也無應所以能漸也若漸之初而用剛急進又有援則失漸之義不能進而有咎必矣象曰義无咎也以義揆之寧有知危而陷于過者乎

游讓溪曰小子厲謂才弱處微有言謂人不見是然以

艮止之初能不躁進於義无咎也義之所在不可得咎也則厲且甘之矣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潘雪松述曰介夫曰鴻漸于磐象進于位飲食衎衎象享其祿於磐衎衎皆安意也六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則非竊據高位者矣又有九五之應則得君以展布事功而無尸素之歎故爲鴻漸于磐飲食衎衎之象諸理齋曰德足以堪之則爲得之以道而非徒飽矣故衎衎而處之安也

程敬承曰君子之志原不在温飽二與五以中正之道

相應而共成正邦之功可謂素飽乎哉其飲食衍衍宜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潘雪松述曰艮上平原象二漸于磐三則進于陸矣進而之陸與四相比三四比而俱無應相比則相親而易合無應則無適而相求非其正矣故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之象是皆凶也劉濂曰夫征不復者少男無應而上比於四務進而妄動故征則不可還婦孕不育者長女無應而下比於三失守而私交故孕則不敢育艮

爲止故禦寇爲順秀岩李氏曰四非婚乃寇是也禦寇而曰順相保何也四無應而比非正則非順非順則凶不免故曰順相保趙氏曰三過剛然得正不正之配視爲寇仇而禦之則利利則順矣

註云三離其群類而往從於四之陰往不以義爲可醜也四不以正而從三之陽非夫而孕孕非其道故不育也是凶道也凡皆不利惟以其上下和順相保聚可用禦寇也或曰過剛之道在他事爲逆禦寇爲順在他事爲相戕禦寇爲相保 紀聞曰漸之九三蒙之上九皆以過剛而許其利禦寇然一則曰上下順也一則曰順

相保也其旨微矣

程敬承曰項氏曰三爲艮主自應能止然以過剛之資當漸進之時聖人懼其進而犯難也故有勸戒之詞焉征孕皆凶言不可進也利在禦寇言可止也大全曰鴻不亂群止則相保固知剛進爲逆止爲順禦寇者止道也亦順道也 胡雙湖曰嘗合卦爻詞觀之卦辭女歸吉者以三四兩爻也爻辭夫婦凶者亦三四兩爻也卦以兩體論巽女歸艮男之家爻以應否論當相應之位者爲正不當相應之位者爲邪四女無歸三男之理也特相比而相得爲私情之相合耳此卦但言女歸不言

取女不得與咸例論謹始之意已可見於言外矣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楊氏曰四出艮之上爲木爲風鴻乘風而升於木夫以
九三之剛而進於陸六四陰柔乃超然而出其上此危
道也惟降而棲於可桷之甲枝則庶幾无咎與漸于木
者飛而至也得其桷者順以巽也君子漸進於高位不
幸而在剛暴小人之上而人不息之者以柔居柔爲順
之至而又能巽乎剛所以進而得安也

仲虎曰巽爲木而處艮山之上九三之前三以一陽畫
衡於下有桷之象鴻漸于此則愈高矣鴻之掌不能握

正而居中三四不能久塞其路終得遂其所懷註云不
過三歲必得所願矣所願在於與二合也蘇氏曰三歲
不孕終莫之能勝也六二之爲婦而貞也則願孰大焉
故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不求之人而求之身雖服天
下可也

唐凝菴曰九三之不育者已孕而不育以合之不正也
九五之不孕者未合而不孕以有待而合也仲虎曰觀
二爻之吉凶而卦辭所謂女歸吉者愈明矣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
不可亂也

胡雲峯曰鴻進以漸而不失其時翔以群而不失其序
所謂進退可法者也而獨於上爻言之者要其終而不
可亂也大抵無位者多无用上九猶賢達之高致其用
可以爲法雖高而无位然不爲无用也 易述曰五比
四三上比四下比二二比三則相說而可亂故三四遂
爲不正之匹偶二五中正其始亦有間阻終乃能勝耳
惟上九下無應與不與陰比獨居九五之上而超然一
卦之外无物可亂其志曰不可亂也亦鴻不亂群之象
又曰人心爲進退得失所亂則貪進不克退巽能退者
必其心不爲進退得失所亂矣王註進處高潔不累於

木木雖高非漸所安也然陰居陰得正如於木之中或
得平柯而處之則亦安矣故无咎洪覺山曰何以或也
巽有擬議之意漸之義也 孔疏云六四與三相得順
而相保故曰或得其乘既與相得無乘剛之咎故曰无
咎順以巽者言四雖乘三體巽而附下三雖被乘上順
而相保所以六四得其安栖由順以巽也註云四性順
而體巽能順於陽而巽以處之所以進而得安也敬仲
曰順巽則不貪進不忤物故處高危而得安平之道

象旨四巽體爲木之餘木桶皆巽象巽爲進退故漸木
而或得其桶李鼎祚謂四爻陰位正象桶是也卦以漸

爲義漸木者進得位卦之正也爻以巽爲主得楠者所以成巽也故象獨曰順以巽

程敬承曰進之道不可任剛三比四而過剛不利于進惟順而止可以相保四乘三而遇剛亦不安于進惟順以巽可以免咎彖曰止而巽動不窮觀此二爻可見矣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張中溪曰此人君處九五之位象也五剛得中與二正應二乃五之婦也二欲歸於五者三近止之歷四而五有三歲不孕之象孔疏終莫之勝吉者二與五合各履

位無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峨峨清遠儀可貴也
楊廷秀曰漸之進至於九之漸於陸高之極也不可踰
矣九三下卦之極上九上卦之極其進也皆至於高平
之陸而止九三之漸於陸也自干自磐而陸其進已上
雖平而高上九之漸於陸也自木自陸而陸其進而退
雖高而平上九以剛陽之德秉謙巽之極其位彌上其
心彌高其進彌徐其退彌速此其羽翼翔集截然而不
可亂豈不足以高出一世而爲天下之儀表乎

胡氏曰二居有用之位有益於人之國家而非素飽者
上在无位之地亦足爲人之儀表而非無用者二志不

在温飽上志卓然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於此當有取焉

陸婁東曰漸者進有次序不急據也彖言女爻言鴻蓋臣事君女從夫鴻隨陽皆以漸其事相類臣不二適女不更嫁鴻不再偶俱以正其道亦同

楊止菴曰六爻多言鴻象則以出處言下三爻艮爲山以九三爲正故初曰干二曰磐三曰陸皆以山下水際鴻之進而止者言之以三爲止之主故也上三爻巽爲風爲木以六四爲巽四曰木五曰陵六曰陸皆以木上風中鴻之進者言之以四爲巽之主故也此皆

言鴻之進也然有漸而不急遽之義焉初言于進之始也過此而磐又過此而陸又過此而木又過此而陵又極而陸此之謂次存不急遽也仕進者如是則能知止于進退之間君臣之義明矣象傳曰止而巽動不窮也

歸妹三三

傳咸恒夫婦之道漸歸妹女歸之義咸與歸妹男女之情也咸止而說歸妹動於說皆以說也恒與漸夫婦之義也恒巽而動漸止而巽皆以巽順也男女之道夫婦之義備於是矣按兌少女謂妹也三說主而比震初有說以動之象故謂歸妹者以少女而遽歸於人不曾

待夫時亦不曾待夫禮正與漸之女婦相反故漸則吉而歸妹則凶漸則貞而利歸妹則匪貞而无攸利

歸妹征凶无攸利

程敬承曰征往也以說而動自往求合故凶漸進以正可以正邦所歸在妹且正家之未能故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唐疑菴曰歸妹上震乃乾交于坤之始下兌乃坤交于乾之終坎艮巽離皆包羅于中矣豈非乾坤之大義乎

萬物皆六子之變化則此固萬物之所由興也藉令天地不交則六子之道不行乾坤或幾乎息矣萬物何由而興也以人事而論生始于長男歸至于少女此其終矣歸而復生則又未嘗不爲始也故曰人道之終始俞氏曰九四陽爻在上卦二陰爻之下六三陰爻在下卦二陽爻之上是天地交也胡氏曰出震在離說兌勞坎是萬物興也兌爲少女女之終震爲長男男之始亦有人道終始之義

洪覺山曰漸與歸妹本乾坤之卦俱以三四二爻交易而成漸之交也坤上而乾下男下于女女自內始出而

未成其爲夫婦也故曰女歸歸者進也歸妹之交乾上而坤下男尊于女女自外人而方定其爲夫婦也故曰歸妹歸者娶也終也女之終歸以得成其夫婦交之義也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子者生育之始震之象萬物之義也義不可廢何以征凶无攸利也隨卦德之說主震歸妹卦德之說主兌說而動以其所歸者妹也妹爲少女人之所說惟少女爲甚故縱情逐欲而其所不正者至矣嵩山晁氏曰以爻位推之二四以陽居陰有男以不正從女之象三五以陰居陽有女以不正從男之象首先正故曰征凶上卦以六五乘九四下卦以六三

乘九二有夫屈于婦婦制其夫之象行皆不順故曰无
攸利征凶无攸利彖辭獨於歸妹兼言之者何也天地
之大義重之也雲漢胡氏曰漸止而巽其動不窮歸妹
說以動其征必凶漸以九五爲剛得中歸妹六五亦柔
中也而不書抑陰也漸剛乘柔不書歸妹柔成剛則書
亦抑陰也漸之女歸亦天地之大義也而人之終始亦
不書止而巽者其常也說以動者非常也汝吉曰歸妹
妹少女之稱非其時而歸歸不以漸也兌震兩體相比
有說以動之象揆年未及六禮未行而遽歸於人以說
而動惟好是歸所歸妹也卦生六三以位不正而得凶

以婦乘夫而无攸利易彖繇無不祥甚焉彖詞推而廣之天地萬物卦名歸妹雖違匹對之正實象天地少陰少陽長陰長陽之氣共相交接天地之大義存焉若是天地不交通而萬物不繁興生類或幾乎息矣歸妹長少之交於以嗣先於以著代人之終始也厚莫重焉胡可苟爾以說而動忽其始矣凶无攸利卦象固有然也永終知敝安得不始之慎哉

程傳曰女之歸男乃生生相續之道男女交而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其終不窮前者有終而後者有始相續不窮是人之終始也不必泥女之終人之始也

陸庸成曰泰爲天地之交故歸妹亦是天地之大義而三四兩爻所謂天地際也六下九上是爲天地不交矣又曰人之終始者正明其爲大義也

蔡子木曰動以說爲歸妹止而說爲咸无非性之欲也而動止別公私焉咸曰取女吉吉在取也以取屬男歸妹征凶凶在征也以征罪女易述曰說而歸之主女而言未嘗待也不以漸也此女歸之不得其正者也女徃說而忘其順男率欲而失其剛始合不正必敝其終故曰歸妹女之終也隨卦亦震兌合體有元亨利貞之詞者何隨動而說陽先陰隨正也故吉歸妹說而動陰先

陽隨邪也故凶家人曰天地之大義是唱隨歸妹曰天地之大義是訴合文哀禍魯叔姬辱身董祁愬夫夏姬滅國終之敝也知之不于其終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洪覺山曰程子曰物之隨動莫如水雷震澤上水氣從之有少女從長男之象故曰歸妹歸者歸之也終也夫以咸恒之道得夫婦之正可終也以少女而從長男非正也其于終焉未可必也不爾則敝矣敝之所由生也情爲之也是故君子知之所以慎交制情而思永有終也 潘雪松述曰澤上有雷歸妹蓋情欲之動一時之

感非其恒也不可久也夫婦之道當常永有終必知其有敝壞之理而戒慎之敝壞謂離隙歸妹說以動者也異乎恒之巽而動漸之止而巽也非夫婦正合而可恒之道久必敝壞知其必敝則當思永其終也天下之事莫不有終有敝莫不有可繼可久之道觀歸妹則當思永終之敝矣 質卿曰天下事但襲取于一時者即情可合相依於久遠者非理莫全君子知夫婦之間永終之道也歸妹之初致敝之原也思其終不得不虔其始念其久不得不慎于今不然敝不在後而今已胚胎之矣敢不謹歟 胡雲峰曰澤中有雷雷隨澤止君子向

晦宴息取其止也澤上有雷澤隨雷動君子永終知敝
戒其動也晏雲石曰永終知敝知字重知久遠有敝而
始必合之以正矣重謹始意

洵詞曰女不及歸男不受室周禮仲春會男女之无夫
家者邠風殆及公子同歸聖人重人道之原謹婚禮之
始也是爲永終知敝所以行于歸妹之初之道也是在
聖人在天子之位者制禮以定酌時以行之焉爾

初九歸妹以姊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姊以恒也跛能
履吉相承也

陸庸成曰歸妹六爻俱無夫義獨六五震體之中爲長

兄之妹而有中德故爲衆姊之女君所謂正室也初二則皆有賢德而爲之姊者也三則淫奔者也四則待年不字而上則棄婦也初二本有能履能視之才而如跛如眇則安于姊之分也不敢正履足隨君之所步不敢正視目隨君之所之故曰以恒曰未變常常即恒也二不言以姊者仍初九之辭也古之賤妾爲須故天文有須女星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始帝乙歸妹與泰五爻同者以歸妹獨六五得泰之中德也月與日望則相敵幾望者月遜日也婦遜夫之象也歸妹之凶而无攸利也上爻處其終故特著其敝焉

潘雪松述曰歸妹主兌之三爻初處三下姊之象也歸妹本配匹而曰以姊初位在下上无正應側身奉君不當室主若姊侄從嫁爲妾媵者故稱以姊也初剛本能行而以姊自居行不敢正有跛能履之象如是而徃吉孰甚焉孔䟽爲妻而行則凶爲姊而行則吉是也

象曰以恒也凡事惟得其恒者爲吉故長男長女之配合卦名恒歸妹恒之變而曰以姊不居其正以是爲可恒也跛能履吉以其相承而不敢專也 蘭廷瑞曰跛者不能以專行依人方可姊妾之道承正室以行則吉 丘氏曰姊之從嫡必當如跛者之履而不足以與行則

无僭上之疑而嫡妾之分明妻之從夫必當如眇者之視而不足以有明則无反目之嫌而夫婦之倫正是妾婦之常道也象傳於初曰以恒於二曰未變常唯各安其常此初之所以吉二之所以利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胡仲虎曰初曰跛能履此曰眇能視承初而言也履亦下兌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刺之也此分言於初二憫之也履九二曰幽人貞吉此亦曰利幽人之貞皆以近于三故也六三陰柔不中正二獨以剛中自守履之三武人爲于大君不貞者也然後見二爲君子之幽貞歸昧

之三反歸以姊不貞者也然後見二爲女子之幽貞
潘雪松述曰九二從上歸妹以姊之詞也陽本能視以
姊自處不敢正視象眇者之能視也居中處內同乎幽
隱之人守其中正無邪競之心則利矣

象曰未變常也常即恒義恒之變爲歸妹以初與三易
位也九二在中曾何變乎不變常便是幽人之貞 又
曰初在下取履象二在初上取視象其實一也婦道行
不踰域窺不出戶取象跛能履眇能視履不直前視不
遠矚也幽人猶如靜女二居兌中處於三下亦象幽人
幽人深居處休獨秉貞德不變其常所以爲善六三則

不然必反歸以姊如初而後免於征凶也。孫吳江曰：以命言則初薄於二，以德言則二賢於初，然其不能大有所成一也。初也為姊，其孔子之委吏乘田乎？二也非配其孔子之魯哀定乎。楊誠齋曰：幽人賢德之稱，幽則至靜而不可動，貞則至潔而不可踰，皆陽剛中正之德也。

九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姊。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潘雪松曰：此爻居下卦之終，為兌之主，而與陽比說而失正，其德不中柔而上剛，其行不順如是而賤矣。古者謂賤妾為女須，故曰歸妹以須。此初九歸妹以姊之反。

也不反歸以姊征凶必矣反歸反而歸正之意初下得正象姊位歸妹之所以吉也反歸於下乃有以姊之義陸氏曰歸妹以須未當也歸之不當而反歸以姊順以正也四爻皆失位而此言不當以獨失歸妹之義也以六居三柔乘剛賤乘貴皆未當之意或曰須待也待者未有所適也無所適故須象旨帝女之嫁必有媵姊以廣胤嗣歸妹以逮下爲德初剛居下而正二剛居柔而中皆有婦德者故象歸妹以姊六三先主不正故象歸妹以須九四震主不正故象歸妹愆期然愆期待時正理也以此當兄嫁妹爲得之爻效天下之動無定執

也

象旨天官書須女四星賤妾之稱故子夏孟宗皆作姊
媵之妾上下陰爻無位須女也三以說主而應之故稱
以須虞翻謂自初至五體需象非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按林次崖曰愆期非人不我娶而愆期乃我不輕許人
而愆期也愆期即是遲歸歸自有時遇佳配則時可歸
矣有待而行待其時也九四愆期之志如此此所謂動
必以禮不以說而妄動者正與六三相反 胡仲虎曰
六三九四皆失位無應三以其無應也急於從人而反

歸以姊四雖無應不輕從人而愆期遲歸何其相反如此之甚哉三陰柔不中正爲無女德者四剛健在女則爲賢明有德者也士之自賤自貴如之 洪覺山曰同一無應也在四則貴在三則賤同一在上也在四則遲歸在三則反歸貴與賤其在乎人之志耳愆期之志貞志也或曰士如歸婚迫水未泮震則水泮矣過期之謂也遲值也待也震兌終合其有時之謂乎汝吉曰孔子曰我待價言待也惟恒德爲能有待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姊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姊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潘雪松述曰六五居歸妹之中獨處貴位下應九二是帝乙所嫁之妹能謙降以從禮者帝乙商之賢王最能重婚姻之禮雖帝女至貴不得失柔巽之道有驕貴之志故聖人特取以爲言君女君也貴人之歸豈假容飾以說人姊媵者以容飾爲事者也故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姊之袂良良在德而不在袂也仲虎曰下三陽皆以女德稱六五陰尊而謙降女德之盛無以加此矣故又有月幾望之象都聖與日月者至陰之精而群陰之主女君之象也幾望而光未盈柔德居中而謙也望則盈矣吉宜家之謂也

胡雲峯曰月幾望在小畜中孚以位言陰盛而與陽亢也在歸妹以德言陰盛而可與陽對也

胡一川曰其位在中是其貴也以貴行言以德行而不以飾行也 孫質菴曰德之所貴者中故以中爲貴凡能把外面許多艷麗侈大的輕看須是內面有箇貴重華美的抵當得他過方能如此

潘雪松述曰袂衣袖所舉以爲禮者有姊妹連袂之意其良在袂亦有姊不如君貴之意姊袂雖良終在下位五有中德之貴而行自不尚飾矣行本於震動連袂而行出嫁之謂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恤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
虛筐也

潘雪松述曰上六陰柔與三陰不相應故不曰夫婦而
各以士女稱之承筐刲牲所以承祭祀也惟虛不應故
承筐无實女不成爲嬾也士刲羊无血无婦則不成爲
祭矣故无攸利震有筐象體兌羊象象曰上六无實承
虛筐也不言士者卦爲歸妹而發因其无終不以歸妹
許之 胡雲峰曰曰士女未成爲夫嬾也宗廟不享故
不能成也先女而後士罪在女矣趙氏曰君取夫人之
詞曰請君之玉女與寡君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今承

虛筐士无與爲偶不能奉牲以祭其何往而利仲虎曰
卦无攸利以六居三失夫婦之正爻无攸利以三上不
應婚約不終然歸罪於兌之陰則一也 蘇氏曰歸妹
男女皆易位柔皆乘剛此豈无終敝者哉上六則敝之
所終也大地之情正大而已大者不正非其至情其終
必有名存實亡之象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皆實亡
之禍也彖曰歸妹征凶无攸利上六處其終故受其凶
之全也噫君子知其敝可不思永其終哉

總論蘇紫溪曰男女之交君臣之義一也觀之歸妹其
德有貴與賤其所遭有幸不幸而士君子之遇六都若

此矣上世之君虛已求賢故卑宮惡食建韜置鼓而不
以爲勞也康功田功克宅由繹而不以爲屈也此尚德
不尚飾帝乙歸妹之盛也後世君之與臣徃徃相求而
不相值故有若女无實士无血者既有其君而恨于无
其臣有跛能履少能視者既有其臣而恨於无其君是
故簿書米鹽之賤徃徃困天下之豪傑而山巖海濱之
墟徃徃爲高士之托迹而求賢之疏公車之詣徃徃爲
賈名干進之資而天下嘗患无才矣雖然亦顧士之自
處何如耳周之士也貴自貴也秦之士也賤自賤也然
則爲君者固不可無虛中之誠而爲士者其可无愆期

周易卷之九
之待哉

豐

離下
震上 旅

三三

離下
艮上

陸庸成曰上篇爲噬嗑賁下篇爲豐旅四卦俱得之離
明故大象俱有用刑之義克明克斷王者德也雷厲電
照王者勢也知晉爲晝明夷爲夜則豐之爲日中可知
矣山上火舉旅人征也守雌依明旅人情也知家人爲
內睽爲外則旅之爲客可知矣程傳震上離下震動離
明以明而動動而能明皆致豐之道也明足以照動足
以亨然後能致豐大也

孔疏彖及序卦皆以大訓豐然則豐者多大之名益足

之義財多德大故謂之爲豐德大則无所不容財多則无所不濟无所擁礙謂之爲亨豐亨之道王之所尚非有王者之德不能至之故曰王假之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崔景曰離下震上明以動之象明則見微動則成務故能大王假之言惟王者能至之金賁亨曰盛大之業非小康之世圖伯之君所能及也此何等好世界似无可憂而曰有憂道焉憂其極盛而難保耳朱子曰盛得極常須謹保守得日中時候方得不然便偃仆傾壞了

胡雙湖曰豐下離上震正日未出東之天其光亨之勢

未已何憂之有豈非以柔中之主履豐亨之會故不能
憂重煩聖人致戒勉耳然不勉以日進但勉以日中毋
亦康節怕處其盛之意歟 林次崖曰天道日中則昃
宜日中者貴中而不昃也世道盛極則當衰人君兢兢
業業守常而不至於過盛如日之常中也日无常中之
理聖人待借此以言治道耳

程敬承曰勿憂非是不必憂言勿用空憂慮耳宜日中
正其憂之實也唐疑菴曰凡言勿恤勿憂者非斥人知
危知懼之心也以徒恤徒憂无所用之有可以去其憂
恤之道耳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朱子曰以明心應事物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明動相資而成盛大也又曰王者至此極大的時節所尚者皆大事凡物盛極去不得必衰人君於此時當如捧盤水戰兢自持方無傾側滿溢之患 蔡虛齋

曰尚大非是王者要尚大王者至此時則志日廣其勢自是尚大耳又曰日惟其中方能偏照天下若過盛則如日之昃而天下之物有遺於所照之外者多矣日宜

照天下言此心常在天下不敢自有其盈成也洪覺山曰宜照天下憂以天下之心也蘇氏曰豐者極盛之時也天下既平其勢必至於極盛故曰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者不憂其不至而憂其已至也宜日之中而不宜其既中也既盈而虧天地鬼神之所不免也而聖人何以處此曰豐者至足之辭也足則餘餘則溢聖人處之以不足而安所求餘故聖人無豐豐非聖人之事也毛氏曰豐大也亦盈也唯有道者明德若不足未嘗過中故不旻未嘗盈故不食日新則爲大反是則爲盈仲虎曰盈虛消息惟剝與豐言之剝則君子之道已消

而虛故有息之幾豐則天下之勢已息而盈故有消之
幾天地鬼神乾卦後惟謙與豐言之謙則自虛可以待
盈豐則自盈必至於虛此固天地鬼神之常理也所謂
不可過乎中者也 潘雪松述曰聞古之聖人小心抑
抑不聞以豐爲大也惟明以動之人以豐爲大曰王假
之正謂其所上者大好大喜功將何不爲必不能坐照
天下而有偏蔽不通之患矣故曰勿憂宜日中者言此
心宜照燭天下也蓋豐不易致如日中天矣乘此光明
照燭天下則民隱動于中必有惻然而不敢尚大者矣
何也日至于中可喜也亦可懼也謂其中之必昃不能

保其常中也猶之月盈則食豈能保

又推之

天地之一盈一虛皆與時而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信乎日中者時之正盛用之以照天下則可用之以騷動天下則不可然則王者之治亦何取于豐大乎程敬承曰尚大不是好意思志意廣大不期侈而侈此即憂道也照天下只是弗尚大照猶俗語照管之照人主一心嘗照管天下自有許多兢業不敢侈盈之意宜日中下便云日中則昃者何此危之之詞若曰日中正恰好日中便當昃就此切須仔細何如大可憂游讓溪曰未一節言虧盈常理以見處豐盛者所當憂也曰勿

憂者憂乎此耳諸說云有兩樣日中非矣孔疏云此孔子因豐設戒以上言王者以豐大之德照臨天下同於日中然盛必有衰自然常理日中至盛過中則日月滿則盈過盈則食天之寒暑往來地之陵谷遷貿盈則與時而息虛則與時而消天地日月尚不能久况於人與鬼神而能長保其盈盛乎勉令及時脩德仍戒居存慮亡也此辭以日月先天地者承上宜日中之文遂言其具食因舉日月以對之然後并陳天地作文之體也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朱子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

犯底人留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勅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過錯故云折獄致刑 紀聞曰折獄象電之照致刑象雷之威雷電交至威燄盛大故曰豐雷電合而章蓋陽氣震發乃閃然成火故雷電止一氣而雷爲主高帝无維之電則躡足而威不解無震之雷則刻印而銷不隨 蘇紫溪曰折獄致刑重折獄上必折獄而後致刑也入之情僞微暖難以盡知法之出入輕重難以曲當必折衷於情法之間使是非曲直纖悉畢照然後致之於刑則天下無冤民矣 傳曰噬嗑言先王飭法

豐言君子折獄以明在上而麗於威震王者之事故爲制刑立法以明在下而麗於威震君子之用故爲折獄致刑旅明在上而云君子者旅取慎刑與不留獄君子皆當然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程敬承曰初九之於九四妙在遇字遇合也明與動合兩相應則兩相資故初謂四爲配主配者合而有助之意旣配矣雖旬何咎往而相從則能成其豐盖明動相資發豐之道也故曰往有尚初與四均敵而以爲配主

是自處四下也處下則不過旬矣旬則配而與之均過則勝而出其上處豐之下而有欲上入之心可乎

象曰過旬災也戒不可求勝乎配也浹旬日之未中過旬則明太盛而以好勝鬪捷之意加於上惠當至矣庸非災乎或曰過則有曷食之災 蔡晉江曰雖旬无咎者一德咸有而成治也過旬災者兩賢相厄而成黨也彼以圖天下之公此以營一己之私也

程敬承曰才均力敵多不相下而相敵因以相成獨豐初有焉乎三得敵而得失異者何也此配爲主而敵無主也 俞氏曰一一爲離之主爻初陽二陰相合成離故

曰配主四爲震之主爻離明震動相合成豐故曰主
離震本等夷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
發若信以發志也

潘雪松述曰六二爲離之主日中象而應五暗主震動
於上正當日中乃爲雷震所障蔽昏而無覩故爲豐其
蔀日中見斗之象日中見斗昏之甚見之妄也於此往
從之彼方自是其暗而吾爲發其明彼方以好大喜功
之見而吾爲惕滿戒盈之言得无疑乎能无疾乎兩陰
无相應之理故有此象惟有忠信以啟發其君則吉六

二履中當位有孚者也又雖中虛爲有孚象洪覺山曰
疑在人也信在己也發自內也節自外也明內發則外
節徹而志可上升矣

程敬承曰發如樞機之發其轉移惟我耳五雖暗主此
心自有真明惟我之積誠可以動之非可口古爭也故
曰信以發志何也信者疑之對也君以疑吾以信則志
可發矣發發其明也志發則疑什而又何疾大抵事暗
主猶可暗裏發明事明主最怕明終成暗此五之來章
猶賢於上之自藏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

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傳豐其沛更甚於蔀也三明體而反暗於四者所應陰柔故也沫星之微小無名數者見沫暗之甚也右肱人之所用乃折矣其無能爲可知賢智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爲于天下上無可賴之主則不能有爲如人之折其右肱也 潘雪松述曰六二柔順中正雖當豐蔀之時然五得位得中猶可以大事故六二發若之孚可施也九三所應上六无可發之明矣不可用而不用保身之哲也程子曰三應上上陰柔无位而處震終他卦終則極有變動震終動極則止矣三之折肱爲不可用亦時

位然非非三之咎也 蘇氏曰蔽覆也蔽之全者也見
斗闇之甚也沛沛也蔽之不全者也沫小明也明闇雜
者也六五之謂蔽上六之謂沛何也二者皆陰也而六
五處中居闇以求明上六處高強明以自用六二之適
五也適于全蔽而甚闇者也夫蔽全則患蔽也深闇甚
則求明也力六五之闇不發則已發之則明矣故曰往
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若夫九三之適上六則適于明闇
雜者用人則不能自用則不足故不可以大事也君
子不畏其蔽而畏其雜以爲无時而可發也爲之用乎
則不可不爲之用乎則不致反折其右肱以示必不可

用而後免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劉濂曰當豐而遇暗主事多憂危下就同德其助必多故吉王註所謂同是陽爻互相助發者也汝吉曰遇其夷主吉此大臣以人事君發主之蔽保時之豐非陽明同德之妙不能也

潘雪松述曰金賁亨曰九四豐蔀見斗辭與二同二之蔀在五二明而五暗四之蔀在巳以陽居陰故曰位不當曰幽不明能遇初而資其明則吉矣章氏曰位不當

者以九陽震體不宜居四也蔽重則幽故日中見斗不
徒曰不明而曰幽不明焉詞視之加詳見與二之豐部
見斗異旨也遇其夷主吉者震動則行行所以吉也猶
行於幽暗之中而得明者引左而左引右而右可用以
行而免於昏迷之憂也 胡雙湖曰配者配合之義彼
來爲我配也夷者等夷之義與我爲等夷也皆陽故皆
曰主鄭東谷曰初視四爲配以下而上也四視初爲夷
降上就下也 何宗伯曰四不戒其過旬者身在閭朝
急於取輔自無過旬之心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潘雪松曰六五質本商非能章者而居中體虛能來九
二之章以誠致孚以明輔闇則可以致豐大之慶名譽
之美而吉二日中之時五日中之位正相對程傳二雖
陰有文明中正之德章明之賢也初三四皆陽剛五能
用二則彙征矣五與二雖非陰陽正應在明動相資之
時有相爲用之義故在二日往在五曰來五能來章則
有慶譽而吉也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兼天下之明總
天下之動慶莫大于此者 游讓溪曰爻以有慶譽爲
人君之吉傳復以六五之吉爲天下之福慶也經繹曰
大君者以庶明勵翼爲其明也必明自己出焉暗已上

是也 質卿曰以豐致暗之主豈是尋常但氣魄煞大
志願太廣遂受其陰暗而不覺耳然得位得中而卦內
夷主配主有孚之賢皆以離明往適于震五能虛已以
來之遂致慶譽而吉蓋離震合體終能大有爲者豐時
許大氣歛許大障蔽許大隱憂一來章遂有慶有譽爲
保大定功之主此易道所以爲妙 項氏曰二五皆陰
六二以五爲鄙在上而暗也六五以二爲章在下而明
也二自往五則得疑疾五能來二則有慶譽二之不往
非忘君也積誠以感之則其鄙可發而去也故曰有孚

發若吉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闐其戶闐其無人三歲不覲凶象曰
豐其屋天際翔也闐其戶闐其無人自藏也

潘雪松述曰上六居震之極最與離遠其躁動其障蔽
有甚焉者當豐大之時宜乎謙屈而處極高保豐大之
功在乎剛克而體陰柔象豐其屋處太高也而祇以部
其家居不明也自蔽如此人誰親之象闐其戶闐其无
人三歲不覲言終无發其明者也凶孰甚焉汝吉曰夫
豐其屋以爲家也而蔀其家用明生見見蔽其明象之
滿假已甚揚厲周章指天援神詎不謂天際翔哉而覆
自盖藏焉故君子自下自小自昧昧以來章焉夫豐于

明夷遠矣而豐上六辭于夷上六幾焉可懼也夫

蘇子瞻曰上六翔于天際自以爲明之至也而其闇則足以蔽其身而已故曰豐其屋蔀其家九三自折其右肱而莫爲之用豈真無人哉畏我而自藏三歲不覲其自以爲明者窮矣故凶 蔡虛齋說今世十分乖巧的人方做出呆癡的事明極反暗不其然哉秦始隋煬其人也

紀聞曰爻惟以剛遇剛以柔遇柔則所見同而可以無疑以剛遇柔則剛者明而柔者暗終不能相信初與四皆剛故有配主之无咎夷主之吉然四位居柔又不免

豐卦見斗之象二與五皆柔故有孚來章之喜然二位居柔又未免有往得疑疾之事惟三與上以剛遇柔故三折右肱上至三歲不覲有孚發若遇其夷主皆吉此人臣事暗君之訓也來章此暗主用臣之訓也六五以謙接物故雖六二非應而必來上六以亢自居雖九三正應而不爲用此吉凶之斷也 質卿曰豐六爻大段以五爻爲豐主二之發若發乎五也四遇夷主欲得初以輔五也九三不知從五而遠應上六故有折肱之患五得中豐暗而有可發之明六則豐闇之極而不可輔者也初九去五上最遠不受其暗故不言豐 彖言

日中宜照天下而二三四爻皆不免日中見斗見沫之
異明之過反爲不明也君子不憂盛而憂豐者以此五
中正與離日相對故不言其蔽上則過中日昃時矣

旅

三三艮下
離上

楊廷秀曰山內而火外內爲主外爲客山止而不動猶
舍館也火動而不止猶行人也故艮下離上爲旅也

俞氏曰家人與旅以離內離外取義內離外巽入而麗
乎內家人也內艮外離止而麗乎外旅也 仲虎曰以
內言之初六不及乎中故瑣瑣三過乎中故焚次以外
言之四不及乎中故不快六過乎中故焚巢二五得旅

之中故內則無尤外則得譽

旅小亨旅貞吉

卦取火在山上山止火去離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爲旅旅之德體有處旅之道此道即正道也可以得亨但旅而亨故亨小道原无大小也忠信篤敬蠻貊可行處旅離貞失所安矣曰旅貞吉者言旅自有貞不可須臾離也

吳應回曰旅凡客于外者皆是天子有天子之旅天王出居于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陳文子之去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之轅環孟之歷聘是也在下謂之喪人在上謂之蒙塵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

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潘雪松述曰旅以外爲義故先以卦外體明之五位外卦之中而六居之是柔得中乎外也 孔疏柔處於外弱而爲客之象若所託不得其主得主而不能順從則乖逆而離散何由得自通而貞吉乎今柔雖處外而得中順陽則是得其所託而順從於主又止而麗明動不履妄故能於寄旅之時得通而正不矢所安也 游讓溪曰諸卦離在上皆曰柔進上行今日得中乎外就旅取義也外謂外卦

洪覺山曰旅主外故外之然鼎之柔進上行亦外矣而

義爲元亨何也鼎卦得中應剛而旅爲順剛鼎卦巽聰明而旅則止而麗明是以小亨也小者陰也小亨非大而貞則大夫子贊之以見處旅之時之難非貞不可也貞正也得中順剛止而麗明皆正之義也

程敬承曰諸說謂柔順止明四字並重非然也六五一柔在外承乘皆剛旅而遇剛最難相與非柔而得中何以能順而處之王註陽爲物長而陰皆順陽不爲乖逆柔道然也用柔之道以止爲本艮止居內也柔位外而艮居內故艮爲主外順乎剛所主在人而內得其止所主在我我有主而麗明以動非妄動者羈孤窮困

累之矣凡此皆旅之貞也是以小亨旅貞吉也麗有云
麗人之明者亦可

潘雪松述曰旅雖用柔而下體艮止剛爲主也上體離
明剛爲輔也夫旅不能不暫止艮爲主有隨寓而安之
意旅不能以無附麗乎明有外比於賢之意處旅以此
得正而吉也

陸庸成曰旅之所以小亨者正旅之貞道也旅而小亨
焉斯已吉矣夫旅之貞最難取疑其爲竊也進疑其爲
干也留疑其爲濡也去疑其爲逋也自非柔止之雅操
剛明之倚庇何以亨而吉哉然旅之亨小而時義則大

何也義莫大於貞當旅之時而益著也 游讓溪曰君子處旅而不失其正者謂其時之大不以造次忽之也先哲有云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人聖賢低眉旅之難處足徵矣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傳明不可恃故戒於慎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 潘雪松述曰丘氏曰山者火之所旅久則延燒獄者囚徒之所旅留則淹滯旅有行而不處之象故火不可使久處于山囚徒不可使久留于獄也明象火之燭物慎象山之靜重取于旅正恐其留獄

也仲虎曰明如火慎如山不留獄如山不留火 鄧伯

羔曰明慎所以用刑也用則不留

程敬承曰傳文明慎用刑明在慎先舜戒臯陶惟明克
允明字原不可放過如本義却丟了明字矣仲虎說最
妥

象義曰易凡言刑獄之事未有不取諸離者動而明明
罰勅法之象也明以動折獄致刑之象也明以止無敢
折獄之象也止而明明慎用刑之象也

洵詞曰王制曰刑者劓也劓者成也成而不可復故君
子盡心焉或曰觀六十四卦象獄起于訟終于中孚貞
當聽訟之初雖守噬嗑之法猶无敢折獄懼乘快之滋
也旅在中孚緩獄之前雖得豐之情猶用明慎慎漆禁

之瘦也。銑謂自旅以前聽訟也。中孚死中求
生必非怙終之賊仁心如是民將无訟矣。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傳曰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污下者也。志卑
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
取災咎也。瑣瑣猥細之狀。

洪覺山曰旅之情以謙順爲用以正志爲主位卑而志
存焉可尚也鄙瑣不立則其所謂災者自取之耳。

趙氏曰凡旅必有所志志者旅之大者也。士君子之旅
志于行道商賈之旅志于貿遷旅之初不能識其大者
而瑣瑣屑屑錙較而寸量之志窮于此所以災也。象旨。

瑣瑣鄭玄王肅云小也艮爲小石故瑣瑣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象旨九家易曰以陰居二即就其舍以陽有實故懷資
童謂初艮爲小子故僕稱童李鼎祚曰六二履正體艮
艮爲闔寺童僕貞之象也程傳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
則衆與之中正則處不失當故能保其所有童僕亦盡
其忠信處旅之善者也即次暫止也柔弱在下者童也
強壯處外者僕也 諸理齋曰旅也者不合於人者也
不信童僕則愈孤矣童僕且不信也然則不合於人豈
人之罪哉罪在我矣故得童僕貞曰終无尤也王註旅

不可以處盛故其美盡於童僕之正也既得童僕然后
即次懷資皆无所失故終无尤

程敬承曰此不言吉者旅寓寡親得童僕貞即吉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
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潘雪松述曰次指三所處者二即而三焚二去離火稍
遠而三近也二得童僕而三喪二去初甚近而三則遠
矣其相反者俞氏所謂六二柔得中九三過剛不中也
據六二喪其童僕貞爲句程傳是厲謂以嚴厲失之也
以依鄱陽胡氏作已傷謂見傷於上而復不改以待下

也。趙汝楫曰：人不得安於家而安於次，非得已也。今又焚之，已可傷矣。夫旅由我，非由童僕，我能撫之使安焉。如家始肯衛其主，乃不能安之，致彼有不堪行旅之心。以此與下雖無棄僕之心，其義則應喪也。洪覺山曰：有急責而无寬簡爲之童僕者，其亦難矣。貞其能以自行乎？汝吉曰：旅道尚柔而三行行過剛，旅道用下而三肆於人上，平居不能得此於人，而况於旅乎？焚傷喪而已矣。三曰義喪，上曰義焚，宜也。非過也。山有火，必上焚林，故三上象焚。

九四旅於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於處，未得位也。

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朱震曰處對出言之也趙氏曰旅而言處旅於此因處於此也資斧兼得若安矣然旅貴於行行則進可以達退可以歸今僑寄於此雖得資斧不免爲旅人故我心不快

洪覺山曰夫得其資斧則得其童僕可知而謂之未快何也承不得位言之也夫以二而安於旅可也以四之才九之陽而猶未離乎旅不得以有爲於時非其志也故曰我心不快必若得五之陽剛中正而已以應援輔佐於其間以永終譽命則庶乎其快之矣 姚舜牧曰

季孟之待孔子之所以行也國中教授孟子之所以去也心不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遠也

游讓溪曰人君无旅故以羈旅之臣言之遠臣入國觀文明之光思應違以行其志射雉之象也而无應於時在旅親寡不能適合是射雉而一矢亡謂无所獲也守其柔中之德内無躁兢之私外無苟合之失將見才不終晦身不久旅終以譽令聞也命受命也或以雉無定止與其配不同處有交合則遠自各地麗而就之一合即去旅臣之暫處不久止者象之亡謂亡去亡矢非必

果有所亡初至人國未必遽得合即失也

或以六五離明之君失位在外必求文明之賢以爲助
故有射雉之象即古者弓旌招賢之謂在旅之時君臣
皆失其所不惟君擇臣臣亦擇君故六五射雉一矢亡
而終以光顯令德復安正位則所獲多矣 唐凝菴曰
二曰終无尤五曰終以譽命兩終字正相應蓋言旅人
與旅於人者到底獲亨獲吉矣章氏曰解二田獲三狐
得黃矢坎中陽畫象矢故云得旅五射雉一矢亡離畫
中虛故云亡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六五不下乘初而上承於上故

得終以譽命也或曰中德爲譽中位爲命上逮者美譽之所歸上逮於天也恐未然

程敬承曰始亡矢而終譽命柔中之德能上達也故曰上逮此益見旅道之貴柔也不然何六五上逮而上九上焚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潘雪松述曰王註居高危而以爲宅巢之謂也客旅得上位故先笑也以旅而處於上極衆之所嫉也以不親之身而當嫉害之地必凶之道也故曰後號咷子夏傳

牛順物也如旅之爲道全于順也剛而亢居長其順也
旅者人之所容剛而無順人何容哉故喪于無難凶其
宜矣唐疑菴曰上之燥烈如此三乃麗之於旅之義必
焚者也兩義字正相應 潘夢旂曰九三以剛居下體
之上則焚次上九以剛居上體之上則焚巢位愈高則
愈亢則禍愈深矣

洪覺山曰旅焚其次猶有可居之處至鳥之焚巢則無
所容其身矣喪其童僕則已猶有可行之具至牛之喪
易則并已之心所以爲行之地者俱亡之矣愈亢則
愈自取敗其爲自焚一也鳥上也鳥焚其巢焚之極也

喪牛于易喪之遠也先笑後號咷喪心之謂也笑離火象也居離明之終失之既遠不復返矣終莫之聞无所責望之詞也 項氏曰鳥者離之象巢者附麗之至高者也焚離火之失性者也笑者喜其高離之鼓缶而歌也號咷者悲其焚離大耋之嗟也旅之上則離之三也旅離在上故後號同人離在下故先號離性炎故多怒也同人之五得二而後成兌故後笑旅之五先以成兌哉先笑兌性說故多喜也大壯九四與六五相易而失其壯很故曰喪羊于易无悔旅上九與六五易位而失其柔順故曰喪牛于易凶六五失其剛故所亡者一矢

上九失其柔故所喪者牛六五亡矢而得離之中位故爲射雉上九喪牛而得離之窮故爲焚巢

潘夢旂曰喪羊可以无悔喪牛不免於凶何也羊壯而喜觸不可不喪也牛順而能守不可喪也

雲峯胡氏曰爲旅者不免計得喪故下卦曰得曰喪上卦曰得曰亡 蘇紫溪曰離曰畜牝牛吉順道也過剛不順不知畜牝牛者也人之一生惟客氣害事故曰喪牛于易知柔順之易喪而剛猛之難磨則知涉世之道矣終莫之聞自恃其剛而反失吾心之真聞也 周用齋曰旅最下則以瑣瑣取災最上則以焚巢致凶蓋高

亢卑鄙皆非處世之道也而况處旅乎

彭山引程氏曰人心倣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元湏臾停所惑萬端若不倣一箇主怎生奈何今按旅卦爻象之辭正以發明此義學者當求其指之所在而勿但以行旅之事視之可也

總論蘇紫溪曰古者丈夫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而童觀闕觀且以小人女貞視之故在鄉井之日常少而在逆旅之日常多以孔之聖焉而轍環以顏閔之賢焉而從遊以孟之賢焉而歷聘何之而非旅耶極而言之百年須臾吾生亦旅也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天地亦旅也

然所以處旅者固有道矣。易過之光陰如浮雲飄忽，吾
不得而留之也。何限之精神，正是安身立命境界。吾不
得而分之也。孔子言恭敬忠而推之，夷狄不可棄，中庸
言素位而行乎患難，行乎夷狄，茲其爲處旅之善道哉。
自素位之學或闕而剛柔之稟各殊，一於柔者方以旦
夕之寤爲百年不逝之光景，而徘徊瞻戀瑣瑣不休，一
於剛者方且以英氣加人，以獨斷任事，至焚次而不安，
得資斧而吝快焚巢而終於號咷也，非善處旅者也。傳
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豈直行旅而已
即終身可矣。